

清儒文集所见荀子文献管窥

——兼论荀子“性”“群”的观念

郑吉雄*

自 1999 年起，我研读清儒著作，注意到乾嘉以降儒者亟注意先秦诸子之学，著述颇丰。然而学界囿于旧见，多着眼乾嘉经学，而未及于发掘清儒治先秦诸子之学，遂于 2000 年冬，略事撰述，冀有所发明。^① 乾嘉儒者中，王念孙《读书杂识》、俞樾《诸子平议》、陶鸿庆《读诸子札记》^② 等，皆考证诸子之专书，世所习知，不待费辞。然即如姚鼐（1731—1815）享盛名于乾嘉盛世，所著《老子章义序》、《庄子章义序》、《读孙子》等，人多不识（惜抱深研地理专门之学，论者亦尠），所草《策问》论“荀子尝为齐稷下祭酒矣。古以孟荀同称。然荀子乃诋子思、孟子之说为非是，夫何悖哉？”^③ 又论“盖孔子之传，惟孟子得其宗。至若庄周、荀卿之属，推其原，未尝不出于孔氏之徒，而卒不胜其刺谬者，何也？夫言性恶者，其悖不待论矣。董仲舒对策，陈性命之情；韩愈作《原性》、李翱作《复性书》，皆依于儒先之旨，而时有纯驳，将何所去取欤？”^④，其持论可略窥其上溯宋儒之襟怀。惜抱以外，清儒论先秦诸子之文献，以札记、序跋、书信等形式，散见于浩如烟海之诗文

* 郑吉雄（1960—），男，广东中山人，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，现为香港教育学院讲座教授兼人文学院副院长。邯郸学院荀子与赵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顾问。

① 2000 年 11 月 24 日在“纪念钱穆先生逝世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”（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主办）发表《〈先秦诸子系年〉与晚清诸子学思潮》一文，旋于 12 月 16 日“中研院”文哲所筹备处主办“乾嘉经学研究计划”之研讨会发表《乾嘉治经方法中的思想史线索——从治经方法到治先秦诸子》（后收入拙著：《戴东原经典诠释的思想史探索》，台北：台大出版中心 2008 年版）。

② 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 12 月、台北艺文印书馆 1971 年版。

③ 姚鼐《惜抱轩诗文集》卷九，第 130 页。

④ 同前注，第 135—136 页。

别集，尚有待于有心人搜罗整理。^① 职此之故，遂向“国家”科学委员会申请研究计划，^② 尝试搜罗清人文集中涉及先秦诸子之言论。甫接触，即知其中之困难，与一二及门，共同搜检，往往耗费一天，亦不过读毕数种文集，有时全无收获，偶或检拾片言只字，不过引证诸子旧典以伸己意，无关宏旨。一年结束，成果虽未如预期，然披沙拣金，亦颇有所获。其中关于清儒讨论荀子之论著，有数十种之多。

2009年，及门简均儒同学撰写学位论文《清代荀子文献研究》，我提供部分材料，指导其研究方向。简君采录部分，别有搜罗，共计50种，^③ 收录于论文并有所讨论，然而未利用者尚多。如简君论文讨论全祖望《鲋埼亭集》外编《读荀子》，而未及《经史问答》卷八“荀子问目”；又如引论方宗诚《读荀子》（收入氏著《柏堂集续编》），而未及方氏《读诸子诸儒书杂记》。即黄以周（1828—1899）《傲季杂著文钞》《读荀子》、^④ 章太炎（1869—1936）少年之作《膏兰室札记》考订荀子之条目，亦未经眼。专书方面，如丁晏（1794—1875）《诸子粹言》一卷、刘师培（1884—1919）《荀子补释》、《荀子词例举要》、^⑤ 姜忠奎（1897—1945）《荀子性善证》六卷^⑥ 等等，简君亦尚未寓目。此类文献，略加整理，或可供当世治《荀子》学者卓参。前承梁涛兄雅嘱，为荀子思想国际研讨会撰写论文。鞅掌之余，限于目力，谨将

① 其时王重民、杨殿珣《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》（北京：北京图书馆，2003年）尚未出版。2001年柯愈春《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》（上中下，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）虽已刊行，但所录不以清代诸子学为范畴。

② 2000年台湾“国家”科学委员会始废除大学教师以“代表作”申请“奖励费”之制度，开始全面推行“申请专题研究计划”的政策。

③ 主要之文献，包括方苞《书删定荀子后》、《书删定荀子管子序》（收入《方望溪全集》）、刘大櫟《删录荀子序》（收入《海峰文集》）、朱琦《荀子书后》、钱大昕《跋荀子》（收入《潜研堂文集》）、汪中《荀卿子通论》、梁章巨《退庵随笔》（收入《二思堂丛书》）、焦袁喜《荀子言性三则》（收入《此木轩杂著》）、卢文弨《读荀子后》（收入《抱经堂文集》）、蒋彤《书荀子后》、《与毛丈生甫论董贾二书》（收入《丹棱文钞》）、方宗诚《读荀子》（收入《柏堂集续编》[在《柏堂遗书》卷五]）、蒋超伯《读荀子》（收入《南溟楷语》）、吴汝纶《读荀子一》（收入《桐城吴先生文集》）、马其昶《读荀子》（收入《抱润轩文集》）、章梈《校荀子跋》（收入《一山文存》）。专书则有胡韞玉《荀子学说》、王懋竑《荀子存校》、吴承志《横阳札记》、谢墉《荀子笺释》、郝懿行《荀子补注》、王念孙《读书杂识·荀子杂识》、文廷式《纯常子枝语》、彭蕴章《老学庵读书笔记》等。

④ 收入《傲季杂著》22卷。

⑤ 收入《刘申叔先生遗书》。

⑥ 此书录存《贩书偶记》及严灵峰《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》（台北：正中书局1980年版），有民国丙寅（1926）春铅印本。

当年抄录部分清人文集笔记所记讨论荀子之文献，计 48 条，略加整理，用以应命。近人治荀子，于前代研究成果，似不甚了解，遑论引述。即就清儒而言，晚出之研究，亦未必吸纳前人成果而无遗漏，如江琬论荀子姓氏名字，引谢墉^①（1719—1795）、胡元仪^②（1848—1908），而未见张云璈著作，此皆甚为可惜。故搜辑文献，于荀子研究，或未为无帮助。大雅君子，幸谅簪焉。

一、清儒荀子评论拾零

本节彙录讨论荀子其人其书之文献 48 条，作者共 24 人，依人物生年之先后排列，诸儒生卒年及生平简历请见附注。^③

1. 全祖望^④《鮚埼亭集外编》卷三十一“读荀子”^⑤

太史公传荀子，谓行年五十，始至齐游学。颜黄门《家训》因之，而刘中垒《说苑》作十五，相去悬绝，无可折衷。考《儒林传》齐威王招天下之士于稷下，而荀子客焉。威王在位三十六年，不知荀子以何年至，姑弗论，但以历事之君计之，则宣王十九年，当齐极盛之时；湣王四十年，当齐大乱之时；襄王十九年，当齐中兴之时。星移物换，前此田骈之属皆死，而老师独存，尚修列大夫之缺，三为祭酒，固已百龄有余。然而齐王建之三年，春申君方相楚，又历八年，荀卿仕焉。春申柄政二十四年，死于李园之难。荀卿失官，葬于楚，即如《说苑》所云，已极年齿之永者矣。又据《说

① 有《荀子杨倞注校》二十卷。

② 著《荀子学说》（收入“无求备斋荀子集成”）、《郇卿别传》（录于氏著：《始诵经室文录》[丛书集成三编]）。

③ 可参哈佛燕京社《三十三种清人传记引得》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“人名权威参考资料”：http://archive.ihp.sinica.edu.tw/ttsweb/html_name/search.php。

④ 全祖望（绍衣、谢山，1705—1755），浙江鄞县人。年少家学渊源，喜经史文献，仰胜朝忠义之士。雍正壬子（十年，1732）京师中举，与李绂交游，共校《永乐大典》。会试选翰林院庶吉士，受荐博学鸿词科，议罢，散馆，不赴知县外任，离京绝意仕途。曾任蕺山书院、天章书院山长，在粤主讲端溪书院。遭丧子之痛而逝。所著有《鮚埼亭集》五十卷（含《经史问答》十卷。今存三十八卷，尚有二卷遗佚）、《外集》五十卷，《诗集》十卷，又有《古今通志年表》、《汉书地理志稽疑》、《读易别录》、《续甬上耆旧诗》、《钱忠介公文集》等。

⑤ 台北：华世出版社出版史梦蛟校本，上册第 1095 页。

苑》，荀卿归，卒于赵，亦与《史记》不同。荀子生于赵，见《史记》；卒于赵，见《说苑》，然终身未尝立赵之朝，以齐始而以楚终，乃曾与赵临武君论兵于孝成王之前，颇不可解。方荀子之由赵而齐，孝成未立。及其由楚而赵，孝成已亡。大抵当在去齐适楚之交，其年数颇相合。《通鉴》所载，颇为得之。此虽无甚关系，然亦读史者所当考也。

2. 全祖望《鮑埼亭集·经史问答》卷八^①

问：荀卿传“葬兰陵”，而《国策》谓其归赵，且录其绝春申之书。谁是？答：恐是《国策》为是。荀子书中，有与临武君论兵于孝成王前一事。荀子久于齐，事在孝成王之前。由齐如楚，即为兰陵令。则何由见孝成乎？故知其为自楚归赵也。《史记》言春申死而荀子废。今观《国策》拒春申之书，其辞醇古，非荀子不能为也。则或者荀子辞春申而去，及春申死，荀子以甘棠之旧，复游兰陵而卒焉，亦未可定。要之其曾归赵，固无疑者。

3. 张洲^②《对雪亭文集》《祭荀卿墓文》^③

维乾隆四十四年，岁在己亥九月壬午朔，越二十四日乙巳，关西儒生张洲谨以壶觞溪毛酌祭于楚兰陵令荀卿之墓，曰：“嗟卿儒学，与孟子并称，而大醇小疵，不能无遗议，于其战国时之各以道鸣，顾未逮邹峰粹美，而实远超乎衍、仪、秦、轸之捭阖与纵横。既著书以劝学，亦述礼为仪刑所可伤者，以守正而逃谗，遂终老一令于兰陵，过其地，马鬣之犹存，而凄然睹此蔓之青青，搴芳芷以告洁，酌罇酒以降灵，尚冀乎卿之知之，而凭吊而致辞者，为千载以后之儒生，尚飨！”

4. 张洲《对雪亭文集》《与王天馥删定荀子书》^④

承命，欲令删定《荀子》书，详观其中，实有驳者、谬者、芜且复者，昌黎韩子所谓欲削其不合者是也。然芟薙焉，而必令其辞意相承，脉络贯通，如出作者之手，乃为完善，要非熟读精思，未易语此。故韩子欲削，而卒不果，诚难之也，诚慎之也。俟将来循诵穷究，略有端绪，或可勉力从事。俛得成书，自当寄呈。此覆，不宣。

① 台北：华世出版社出版史梦蛟校本，上册第1095页。

② 张洲（莱峰、南林，1727—1787），陕西武功县人，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进士，历任广西修仁、浙江德清县知县。著有《对雪亭文集》十卷、《诗经讲义》、《论语讲义》各一卷。

③ 《对雪亭文集》卷十，第19页。

④ 卷五，第12页。

5. 王元文^①《荀子论》^②

荀子，大儒也，徒以性恶一言显与孟子戾，至今以为口实，与告子同讥。噫！士君子之立言，可不慎欤？然亦恨执其辞以诋之者，不原其意以求之尔。盖孟子之言性善，即《尚书》所谓“道心”也，荀子之言性恶，即《尚书》所谓“人心”也。夫天下之物，皆不能无相为对待者，故天有阴阳，世有治乱，事有吉凶，体有小大，而性有善恶。惟其有二，故消长剥复，相为循环而不已，而要以正则扶之，邪则抑之，使阴必从于阳，乱必归于治，凶必趋于吉，小必听于大，恶必化于善而已矣。故耳目鼻口之欲纵则仁义礼智之德亡。然德固易亡，欲固易纵，必有孟子之说，始知道心不可不为之主；必有荀子之说，始知人心不可不为之制。夫其言曰：“所谓善者，正理平治也。所谓恶者，偏险悖乱也。”惟人之性不尽出于正理平治，故“立君上之势以临之，明礼义以化之，起法正以治之，重刑罚以禁之，使天下皆出于治，合于善也。”不然则“彊者害弱”，“众者暴寡”，“天下之悖乱而相亡，不待顷矣。”然则荀子之意，岂如庄子之徒以聪明为淫，仁义为失也哉！惟性之善，故不可无先王之礼乐政刑以导而安之；亦惟性之恶，故愈不可无先王之礼乐政刑以防而遏之。故曰：“櫜括之生，为构木也；绳墨之起，为不直也；立君上，明礼义，为性恶也。”是其言若与告子类，而其意迥与告子异矣。气质之说出于宋儒，程子云：“论性不论气不备，论气不论性不明。”夫孔子不曾言“相近”，言“不移”乎？彼荀子与杨子、韩子之言，大抵指其出于气者，特未标其名耳，然而轻重之间不无倒置。如孟子之说，则据其先者自可见；其后如荀子之说，则据其后者，不免忘其先也。夫人读古人书，当平心以论其非，固不能为之讳，而以一语之疵，没其本衷，则亦过矣。东坡论荀子，谓：“其人必也刚愎不逊，而自许太过。观其称十二子而子思孟子与墨翟诸人同非之，是其抑扬，诚为任情；而性恶一言，亦由立异之思，好胜之气，故为相抵之词。夫其意之所归，果何尝有戾也？”噫！荀子不能平其心而诋孟子，而宋儒亦不能平其心而诋荀子，自宋儒以后，左朱右陆，门户纷纷，又何可胜道哉！

① 王元文（翠曾、北溪，1732—1788），著有《北溪集》。

② 《北溪文集》卷上，第2a页。

6. 余廷璨^①《存吾文稿》《书荀子后》^②

荀氏著《性恶》篇，二千年来，不攻荀氏者无几人，而攻荀氏者最多。然是篇与三十二篇并传，至竟不废，岂不以荀氏亦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哉？予谓：言不言，俱以贞教也。性之善恶，吾无暇与，荀氏断断角辨。果其恶也，亦非荀氏所宜言。何也？谓孔孟不性为恶耶？则荀氏之智过孔孟远矣。谓孔孟亦知性之恶而不言耶？则荀氏知之亦可不必言矣。圣贤之于人，人也，犹父兄之于子弟也，今夫父语其子，兄语其弟，里巷稍知，自好者必悄焉，侧焉，端慤焉。噫！学之于严重而媒娼狎嫪，既躬自蹈之者，必缩舌收声，不肯自其口出，非用伪于其子与其弟也。不语者，正深于语之罕言者，更切于言之，虽孔子用心，亦若是而已矣。或曰：荀氏之言性恶也，非导恶也，俾人自知其恶，因以去恶而就无恶也。构木必将待櫟栝烝矫然后直，钝金必将待砢厉然后利，此荀氏之志也。曰：以正导人，人犹背正而之不正；以不正导人，人反去不正而向于正耶？且未闻表曲形者取直影也。今夫人离去故土，安所迁而不返者，率不知返者也。有人焉，从容指示故道，彼则寤寐涕泣，日夕冀幸其一返耳。荀氏性恶之说，吾无以定之。万一其然，亦指示斯人返于恶之故道也，非荀氏所敢言，所忍言也。昌黎韩子欲削荀氏之不合者，附于圣人之籍，若《性恶》篇例，以孔子不言之教，铲烧之可也。

7. 孙志祖^③《读书胜录》论《荀子》脱句^④

《荀子·劝学》篇“蓬生麻中，不扶而直。”《正义》《史（记σΤαύ）世家》竝作“自直”《书·洪范》《正义》引此文下尚有“白沙在涅，与之俱黑”二句。《史记·三王世家》传曰：“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；白沙在泥中，与之皆黑”《索隐》曰：“蓬生麻中”以下，竝见荀卿子。然则今本有脱文也。《大戴礼·劝学》篇亦脱。

① 余廷璨（卿雯、存吾，1735—1798），湖南长沙人，乾隆辛巳（二十六年，1761）恩科进士出身，后充三礼馆纂修官。事母至孝，以母老病致仕，晚主濂溪、石鼓、城南等书院，治学博雅，与戴震、纪昀等交游，著有《存吾文集》四卷，《貽谷草堂诗集》一卷。

② 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清咸丰五年云香书屋刻本影印原书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1456册。

③ 孙志祖（貽谷、约斋，1737—1801），浙江仁和人，乾隆丙戌（三十一年，1766）进士，历任刑部员外郎、监察御史，著有《文选考异》、《文选注补正》、《读书胜录》等。

④ 同前注引书卷四，第6—7页。

8. 孙志祖《读书脞录》论荀子生平^①

《史记·荀卿传》云葬兰陵，而《国策》谓其归赵。全谢山以《国策》为是。据《荀子》书中，有“与临武君论兵于孝成王前”一事，知其自楚归赵。又谓：“或者荀子辞春申而去，及春申死，荀子以甘棠之旧，复游兰陵而卒焉，亦未可定。”志祖攷《风俗通·穷通》云：荀子为歌赋以遗春申君，因不得已乃行，复为兰陵令焉。然则荀子生平始仕齐，继仕楚，自楚归赵，复为兰陵令而卒于楚，《史记》、《国策》之言，未尝不合也。然尚有可疑者，据《史记》，荀卿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，当齐襄王时，荀卿已为老师。计齐襄王即位至春申君之死，在始皇九年，又五十余年，则荀卿已百余岁矣，其卒又后于春申，不知在何时，恐未必然也。谢山云：“荀子游齐，当在湣王。”或以《史记》五十为十五之误。

原注：《后汉书·谢该传》：“楚人止孙卿之去国。”《注》引刘向《孙卿子后叙》云：春申君使人聘孙卿，乃还复为兰陵令。

9. 王友亮^②《双佩斋文集》《读荀子》^③

李斯学于荀卿，其后佐始皇，焚灭诗书。苏子瞻归狱于卿，比之其父报讐，其子必且行刼。窃以为过矣。荀虽历诋当世贤人，犹知述先王、尊孔子；斯如笃行其师，则百家可废，《六经》必不敢废，何至使三代良法荡然无存也哉？太史迁言斯从卿学帝王之术，而斯所以相秦者，全事刑名，其为背师明甚。斯得志时，尝一引卿“物禁太盛”之言不能用，以及祸。余言不用者，固多矣。韩非与同学，斯自谓不如，卒潜杀之。负友如此，负师可知。愚谓韩非不死，亦与斯同。盖二人始学于卿，继则尽反其说以图富贵，乃陈相之流亚耳。舍此而反咎其师，可乎？虽然，非其人而教之，是资盗粮、借寇兵也。荀既言之，又躬自蹈之，宜有以来子瞻之论也。

① 《读书脞录》卷五（台北：广文书局1963年1月版），第13页。

② 王友亮（景南、东田、葑亭，1742—1797），江西婺源人，乾隆己丑一甲进士，历任内阁中书、军机处行走、监察御史、太仆寺少卿、中议大夫等职，诗文典雅，声名远播，有《双佩斋诗文集》六卷、《葑亭集》等。

③ 卷一，第1b—2a页。

10. 洪亮吉^①《晓读书斋杂录》论《荀子·赋》^②

荀子《知》赋。“周流四海，曾不崇日。”杨倞注：“崇，充也。”用《尔雅·释训》文。今按：《荀子》“不崇日”，亦与《诗·卫风》“崇朝”，《公羊传》“不崇朝”义同。《毛传》：“崇，终也。”何休《解诂》：“崇，重也。”训皆可与“充”通。

11. 张云璈^③《四寸学》论荀卿称孙卿^④

荀卿或称孙卿，自司马贞、颜师古以来，相承以为避汉宣帝讳，故改荀为孙。考汉宣帝名询，汉时尚不讳嫌名，且如后汉李恂，与荀淑、荀爽、荀悦、荀彧，俱书本字，诎反于周时人名，见诸载籍者而改之？若然，则《左传》自荀息至荀瑶多矣，何不改耶？且即《汉书》任敖、公孙敖俱不避成帝之名讳也。盖荀音同孙，语遂移易。如荆轲在卫，卫人谓之庆卿；而之燕，燕人谓之荆卿。又如张良为韩信都，《潜夫论》曰：“信都，司徒也。俗音不正，曰‘信都’或曰‘申徒’，或曰‘胜屠’。然其本一司徒耳。”然则荀之为孙正如此，比以为避讳，当不其然。此嘉善谢金圃少宰塘说。

12. 张云璈《四寸学》论《荀子·成相》是弹词之祖^⑤

《荀子·成相》篇杨倞《注》：“或曰‘成功在相’，故作《成相》三章。”谢金圃少宰云：“‘成相’之义，非谓‘成功在相’也，篇内但以国君之愚闇为戒耳。《礼记》：‘治乱以相。’相乃乐器所谓舂牍也，古者瞽必有相。”审此篇音节，即后世弹词之祖。篇首即称：“如瞽（无）相何依仗。”义已明矣。首句“请成相”，言请奏此曲也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成相杂辞十一篇。”惜不传，大约托于瞽蒙讽诵之辞，亦古诗之流也。《逸周书·周祝解》亦此体。

① 洪亮吉（稚存、北江，1746—1809），江苏阳湖人。幼家贫丧父，乾隆年间赴安徽入学政朱筠幕，结识邵晋涵、章学诚、王念孙、孙星衍，后赴京入四库馆任编纂。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）孙星衍邀请入毕沅幕，助编《续资治通鉴》。五十五年成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，充国史馆纂修官，官至上书房教习。川陕鄂各省乱起，稚存于嘉庆四年（1799）致书成亲王陈时弊，以私论国政遣戍新疆伊犁，未几赦归原籍，从此改号更生居士，绝意仕途，专意著述。

② 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。

③ 张云璈（仲雅，1747—1829），浙江钱塘人，乾隆丙子（三十五年，1770），曾任湘潭知县，惠政爱民，颇著名声，博览古今，擅于诗文。著有《简松草堂诗文集》，《四寸学》六卷。

④ 《四寸学》卷一，第2b—3a页。

⑤ 《四寸学》卷一，清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章氏刊本影印本，第5a—b页。

13. 凌廷堪^①《校礼堂文集》《荀卿颂并序》^②

夫人有性必有情，有情必有欲，故曰“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”圣人知其然也，制礼以节之，自少壮以至耆耄，无一不囿于礼，而莫之敢越也；制礼以防之，自冠昏以逮饮射，无一事不依乎礼，而莫之敢溃也。然后优柔厌饫，徐以复性，而至乎道。周公作之，孔子述之，别无所谓性道也。刘康公曰：“民受天地之中以生，所谓命也。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，以定命也”。^③故曰：“子所雅言，诗书执礼。”又曰：“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”夫舍礼而言道，则空无所附；舍礼而复性，则茫无所从。盖礼者，身心之矩则，即性道之所寄焉矣。时至春秋，即升降裘褐之节，鼎俎笾豆之数，士大夫已渐不能详言之，况礼之深焉者乎？降而七雄竝争，六籍皆阙，而礼为尤甚。从横捭阖之说，坚白同异之辨，殫然而不可纪，杂出而不可穷。守圣人之道者，孟、荀一子而已。孟子长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七篇之中，称引甚广。至于《礼经》，第曰“尝闻其略”。考其父命厥子，已与《士冠》相违；往送之门，又与《士昏》不合。盖仅得礼之大端耳。若夫荀卿氏之书也，所述者皆《礼》之逸文，所推者皆《礼》之精意。故戴氏取之以作记，郑氏据之以释经。遗编具在，不可诬也。夫孟氏言仁，必申之以义；荀氏言仁，必推本于礼。推本于礼者，譬诸皀□之有模范焉，轮梓之有绳墨焉，其与圣人节性防淫之旨，威仪定命之原，庶几近之。然而节文器数，委曲繁重，循之者难，则緬之者便；好之者鲜，则议之者众。于是乎荀氏渐绌，性道始丽于虚，而仁为杳渺不可知之物矣。孔子之论仁，曰：“克己复礼。”又曰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颜渊曰：“夫子循循然善诱人，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。”然则荀氏之学，其不戾于圣人，可知也。后人尊孟而抑荀，无乃自放于礼法之外乎！

颂曰：七姓虎争，礼去其籍。异学竞鸣，榛芜畴辟。卓哉荀卿，取法后王。著书兰陵，儒术以昌。本礼言仁，厥性乃复。如范范金，如绳绳木。金或离范，木或失绳。徒手成器，良工不能。韩氏有言，大醇小疵。不学羣起，厉声诟之。孟曰性善，荀曰性恶。折衷至圣，其理非鉴。善固上智，恶亦下愚。各成一是，均属大器。小夫咋舌，妄分轩轻。中风狂走，是谓自

① 凌廷堪（次仲，1757—1809），安徽歙县人，少家贫丧父，力学成才，仰慕江永、戴震之学，受聘入四库馆，从游一时名士，后入毕沅幕，乾隆（五十五年，1790）成进士，任宁国府学教授。著有《礼经释例》十三卷、《校礼堂文集》等。

② 《校礼堂文集》卷十，中华书局1998年2月版。

③ 雄按：严可均《全汉文》作“是以有礼谊动作威仪之则”。

弃。史迁合传，垂之千年。敬告后人，毋歧视焉。

14. 王绍兰^①论《荀子》“不老者休也”^②

《荀子·正论》篇：“持老养衰，犹有善于是者与？不老者，休也，休犹有安乐恬愉如是者乎？”杨倞《注》：“不老，老也。犹言不显，显也。或曰：不字衍耳。”绍兰案：二说皆非也，失读矣。此文丿S不丿字当属上读，不即否字，问词也。犹有善于是者与不？句问其有善于是者与无有善于是者，其意谓丿S无有善于是者丿字耳。“老者，休也”自为一句。上文云“老者对不堪其劳而休也”，即其证。此不得以“不老，老也”为解，明矣。《射义》云：“幼壮孝弟，耆耄好礼，不从流俗，脩身以俟死者不？”又云：“好学不倦，好礼不变，旌期偁道不乱者不？”郑注云：“者不，言有此行不。”亦读“不”字绝句，此不得以“不”为衍字，又明矣。

15. 王绍兰论《荀子》“罔不必分”^③

《荀子·儒效》篇：“阙党之子弟，罔不必分，有亲者取多。”杨倞注：“阙党之子弟，罔不分均有无，分均之中，有父母者取其多也”。卢氏《校注》云：“宋本无‘必’字，元刻有。案：‘必’与‘毕’古通用。《新序》五《作罔罟有亲者取多》，其卷一作‘畋渔分，有亲者得多’，与此不同。”绍兰案：丿S不丿字即丿S罟丿字之省文，《月令》：“田猎置罟、罗罔”。郑注：“兽罟曰罟”。“不”，《说文》作𠂔，解云：“兔罟也，从网，否声。隶省作罟。”此又省作“不”也，罔不必分，𠂔罟所得必分也。杨倞读“罔”为“无”，读“不”如字，误矣。罔以取鱼，罟以取兽，是罔罟分。即《新序》之罔罟分，畋渔分也。卢谓此不同，亦失之。

16. 王绍兰论“荀子非而谒”^④

《荀子·正名》篇：“非而谒，楹有牛，马非马也，此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。”杨倞注：“非而谒，楹有牛，未详所出。马非马是公孙龙曰白马之说

① 王绍兰（晚馨、兴陔，1760—1835），浙江萧山人，别号晚闻居士，乾隆癸丑（五十八年，1793）进士，曾官至福建巡抚，后罢官，归故里专心著述，除《读书杂记》外，诸子学之著述尚有《管子地员篇注》四卷，另有《周人说经》八卷、《说文段注订补》六卷、《汉书地理志校注》二卷等。

② 《读书杂记》，收入《丛书集成续编》雪堂丛刻（二），台北：艺文印书馆1971年版。

③ 同上。

④ 《读书杂记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雪堂丛刻（二）。

也。”绍兰按：此三者皆墨子说。惟“謁”当作“易”，“易”误为“曷”，又加“言”耳。《墨子·兼爱中》篇云：“凡天下祸篡怨恨，其所以起者，以不相爱生也。是以仁者非之，既已非之，何以易之。子墨子言曰：‘以兼相爱，交相利之法易之。’”此谓不相爱为非，而易以兼相爱也。《兼爱下》篇云：“子墨子曰‘非人者，必有以易之。’若非人而无以易之，譬之以火救水也，其说将必无可焉。是故子墨子曰：‘兼以易别，此谓别为非而易以兼也。是非而易之说也。’”《经说上》云：“止句，无久之不止句，当牛非马句，若夫过楹句。”是楹有牛之说也。又云：“有久之不止句，当马非马句，若人过梁句。”是马非马之说也。马非马与白马非马，异白马非马，辩在白也。马非马，辩在马也。今正文云马非马，不言白，则是墨子说，非公孙龙说。杨注误。校按：“兼爱安楚，君子安雅。彼雅与越楚对文，此夷雅对文证也。杨注失之。”此句误入，今据原书补。（按：本段中“句”字是古书刊印原作者断句所加的一个字，依其原貌，以小字保留。）

17. 王绍兰论《荀子》“焉广三寸”^①

《荀子·非相》篇：“昔者卫灵公有臣曰公孙吕，身長七尺，面长三尺，焉广三寸，鼻目耳具，而名动天下。”杨倞《注》：“面长三尺，广三寸，言其狭而长甚也。”卢氏校注云：“‘焉’字古多以为发声，荀书或用‘焉’，或用‘案’，或用‘安’，字异语同。”绍兰案：焉、安古通。此“焉”则“頄”之借字也。《说文》：“頄，鼻茎也，从页，安声。”“𪔐”或从鼻、曷。荀书谓“面长三尺，頄广三寸”也。既言鼻茎，下文言鼻者，《史记·蔡泽列传》“唐举孰视而笑曰：‘先生曷鼻巨肩。’”徐广曰：“曷亦作偈，偈一作仰”。《索隐》曰：“曷鼻，谓鼻如蝎虫也。”𪔐颜蹙𪔐，𪔐即頄之或字，是古人多頄鼻竝言。盖偁其鼻茎，则曰頄；举其全则曰鼻矣。若以“焉”为发声，则面长三尺，乃其广仅三寸，公孙吕虽有异相，恐无如此狭长之面也。杨、卢之说非是。

18. 钮树玉^②《匪石先生文集》《论荀子》^③

余读《荀子》，于是始叹圣人之大无不包，高而莫极也。战国之时，去

① 《读书杂记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雪堂丛刻（二）。

② 钮树玉（蓝田，匪石山人，1760—1827），江苏吴县人，少家贫，贩布为生，笃志坟典，精研音韵训诂之学，依龚丽正、梁章巨为幕僚，著有《匪石先生文集》、《匪石山人诗集》、《段氏说文注订》等。

③ 台北：艺文印书馆1971年版。

圣人犹未远，而微言大义已晦而弗章。是以孟子称尧舜，则群起而非之。荀子固学于圣人之徒者也，其所以非孟者，以法后王为主也。孟子道性善，荀子言性恶，圣人则曰“性相近，习相远”而已，未始箸迹焉，则圣人之化也。夫荀子贱诈力而贵仁义，好学而尚礼，战国之世亦不多见矣。而论者以其弟子李斯，而并咎荀子，无亦深刻乎？且《书》、《诗》遭秦火之厄，至汉世得复传于后者，半出于荀卿之弟子，然则荀子于斯文，不可谓之无功矣！

19. 严可均^①《铁桥漫稿》《荀子当从祀议》^②

孔子之道在《六经》，自七十子后绍明圣学、振扬儒风者，无逾孟子、荀子。而孟子配食于孔子庙堂，荀子有《性恶》一篇，为宋儒所诟病，前明黜其从祀，此非万世之公议也。臣谨按：汉儒刘向为《孙卿书录》，履数诸子，云皆不循孔氏之术，唯孟轲、孙卿为能尊仲尼。又云孟子、孙卿、董先生皆小五伯，以为仲尼之门，五尺童子皆羞称五伯。如人君能用孙卿，庶几于王。孙卿之书，其陈王道甚易行。又按：先臣谢墉为《荀子序》云：“荀子生孟子之后，最为战国老□。”太史公作传，论次诸子，独以孟子荀卿相提并论，盖自周末历秦汉以来，孟荀竝称久矣。小戴所传《三年问》全出《礼论》篇，《乐记》、《乡饮酒义》所引俱出《乐论》篇，《聘义》子贡问贵玉贱珉，亦与《德行》篇大同。大戴所传《礼三本》篇亦出《礼论》篇，《劝学》篇即荀子首篇，而以《宥坐》篇末见大水一则附之，《哀公问》五义出《哀公》篇之首，则知荀子所著，载在二戴《记》者尚多，而本书或反缺佚。愚窃尝读其全书，而知荀子之学之醇正，文之博达，自四子而下，洵足冠冕羣儒，非一切名、法诸家，所可同类共观也。观于《议兵》篇对李斯之问，其言仁义，与孔孟同符；而责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，切中暴秦之弊。乃苏氏讥之以为其父杀人，其子必且行劫，然则陈相之从许行，亦陈良之咎欤？此所谓欲加之罪也。荀子在战国时，不为游说之习，鄙苏张之纵横，故《国策》仅载谏春申事，大旨劝其择贤而立长，若早见及于李园棘门之祸，而为厉人怜王之词，则先几之哲，固异于未英策士之所为，故不见用于春申，而以兰陵令终。则其人品之高，岂在孟子之下？顾以嫉浊世之政，而有《性恶》一篇，且诘孟子性善之说，而及之于是，宋儒乃交口攻之矣。尝即言性者论之，孟子言性善，盖勉人以为善而为此言；荀子言性恶，盖嫉人之为恶而为

① 严可均（景文、铁桥，1762—1843），浙江乌程人，官建德县教谕，著《说文校议》、《铁桥漫稿》等，又辑《尔雅一切音注》十卷、《平津馆金石萃编》二十卷，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七百四十一卷。

② 台北：艺文印书馆 1971 年版。

此言。要之绳以孔子相近之说，则皆为偏至之论，谓性恶则无上智也，谓性善则无下愚也。韩子亦疑于其义，而为三品之说，上品、下品，盖即不移之旨，而中品则视习为转移，固胜于二子之言性者矣。然孟子偏于善，则据其上游，荀子偏于恶，则趋乎下风，由愤时疾俗之过甚，不觉其言之也偏。然尚论古人，当以孔子为权衡，过与不及，师商均不失为大贤也。又按：先臣钱大昕为《荀子跋》云：“自仲尼既歿，儒家以孟荀为最醇。太史公叙列诸子，独以孟荀标目，韩退之于荀氏，虽有大醇小疵之议，然其云吐辞为经，优入圣域，则与孟氏竝称，无异词也。宋儒所言訾议者，唯《性恶》一篇。愚谓孟言性善，欲人之尽性而乐于善；荀言性恶，欲人之化性而勉于善。立言虽殊，其教人以善则一也。宋儒言性，虽主孟氏，然必分义理与气质而二之，则已兼取孟荀二义；至其教人以变化气质为先，实暗用荀子化性之说。然则荀子书谈可以小疵訾之哉？古书伪与为通，荀子所云‘人之性恶，其善者伪也。’”此伪字即作为，非诈伪之伪，故又伸其义云：“不可学，不可事，而在人者，谓之性；可学而能，可事而成之在人者，谓之伪。”《尧典》“平秩南讹”，《史记》作“南为”，《汉书·王莽传》作“南伪”，此“伪即为”之证也。臣窃惟刘向汉世通人，谢墉、钱大昕乾嘉间善读书者，其《叙录》与《跋》，足祛宋儒积疑，荀子自是孟子后第一人。又按：荀子非但传《礼》《乐》也，又传《诗》《春秋》。申公受《诗》于浮丘伯，浮丘伯，荀子弟子，见刘向、刘卿《书录》，亦见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、《申公传》，是《鲁诗》荀子所传也。《韩诗外传》引荀子以说《诗》者四十余事，是韩婴亦荀子私淑弟子也。子夏五传至荀子，荀子传大毛公，见陆德明《经典叙录》，是《毛诗》亦荀子所传也。荀子《大略》篇言《春秋》贤穆公善胥命，是为《公羊春秋》之学，瑕丘江公受《谷梁春秋》及《诗》于申公，是《谷梁春秋》荀子所传也。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，曾申五传至荀子，荀子传张苍，张苍传贾谊，是《左氏春秋》荀子所传也。刘向《孙卿书录》称孙卿善为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今观《非相》、《大略》二篇，是善为《易》。古籍阙亡，其受授不得尽知也。孔子之道在《六经》，自《尚书》外，皆由荀子得传。臣学浅位卑，不合上议，敬具草，置之篋中，谓荀子当从祀，实万世之公议也。谨议。

20. 阮元^①《擘经室续集》《荀子引道经解》^②

《荀子》此篇，^③言知道者当专心壹志，虚静而清明，不为祸蔽，故曰：“昔者舜之治天下也，不以事昭而万物成。处一危之，其荣满侧；养一之微，荣矣而未知。（故）《道经》曰：‘人心之危，道心之微’。危微之几，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。”元按：后人在《尚书》内解此者姑勿论，今但就《荀子》言，荀子其意则曰：舜身行人事而处后专壹，且时加以戒惧之心，所谓危之也。惟其危之，所以满侧皆获安荣，此人所知之。舜心见道而养以专壹，在于几微，其心安荣，则他人未知也。如此解之，则引“道经”及“明君子”二句，与前后各节皆相通矣。杨倞谓“危之”当作“之危”，非也。“危之”者，惧蔽于欲而虑危也。“之危”者，已蔽于欲而陷危也。元谓：荣为安荣者，《荀子·儒效》篇曰：“为君子则常安荣矣，为小人则常危辱矣。凡人莫不欲安荣而恶危辱。”据此，则《荀子》常以安荣与危辱相对为言，此篇言“处一危之，其荣满侧”，若不以本书《儒效》篇证之，则“危”、“荣”二字难得其解矣。故解《道经》当以《荀子》此说为正，非论于《古文尚书》也。又考《道经》者，黄老古说也。此等古说，周、汉之间尚多存者，故《大戴记·武王践阼》武王问黄帝、颡顼之道，师尚父曰：“在丹书。”尚父西面述《道书》之言曰：“敬胜怠者吉，怠胜敬者灭，义胜欲者从，欲胜义者凶。”然则《荀子》、《戴记》所谓《道经》、《道书》者，皆黄老之古说，与今《老子》五千言又少异。阅《虞书》尚无“者”字，何况黄帝之时然？则此书亦周人所托耳。

21. 周中孚^④《郑堂札记》《荀子·儒效》篇^⑤

《荀子·儒效》篇云：“凡知说有益于理者，为之；无益于理者，舍之。夫是之谓中说。”隋王通箸书名《中说》，其义盖取诸此。

① 阮元（伯元、芸台，1764—1849），江苏仪征人，乾隆己酉（五十四年，1789）进士，历任山东、浙江学政、浙江巡抚、两广总督等职，著述繁富，辑《皇清经解》、《经籍纂诂》，文集有《擘经室集》。

② 《擘经室续集》三集卷三，台北：商务印书馆本，第619页。北京：中华书局本（2006年2刷），下册，第1058页。

③ 雄按：谓《解蔽》。

④ 周中孚（信之、郑堂，1768—1831），浙江乌程人，曾就学诂经精舍，师事阮元，参与编修《经籍纂诂》，历试不第，弃举业，为李筠嘉编《慈云楼藏书志》。期间录读书心得为《郑堂读书记》，又有《郑堂札记》及经史文献著述数种。

⑤ 同前注。

22. 周中孚《郑堂札记》《荀子·劝学》篇^①

《荀子》《劝学》篇：“真积力久则入。”杨《注》：“真，诚也。力，力行也。诚积力久，久则能入于学也。”朱子注《论语》“一贯”章盖本于此。亭林讥之，殆失于不攷。

23. 周中孚《郑堂札记》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篇^②

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篇：“壮然。”《注》云：“不可犯之皃。”案：“壮然”即“庄然”也。古字壮、庄通。《檀弓》柳庄，《汉人表中》中作柳壮。师古曰：“壮读曰庄。”

24. 周中孚《郑堂札记》《昌黎读荀子篇》^③

昌黎《读荀子篇》云：“荀与扬，大醇而小疵。”而于《原道》则曰：“荀与扬也，择焉而不精，语焉而不详。”夫择不精、语不详，何“大醇小疵”有此言之自相矛盾也？以予论之，荀子大醇而小疵，扬子择不精而语不详。杜牧之有《三子言性辨》谓孟、荀、扬三子，且独赞荀子矣。

25. 林春溥^④《开卷偶得》论《荀子》引诗^⑤

《荀子·法行》篇引《诗》曰：“涓涓源水，不澌不塞，穀已破碎，乃大其辐，事以败矣，乃重太息，其云益乎！”按：《古琴疏》载夏帝相元年条：谷贡桐芍药，帝命羿植桐于云和，羿伐桐为琴以进，帝善之，移于音乐，不听政事，为羿所居。于商丘援琴，作《源水之歌》。其辞与《荀子》所引正同。然则《荀子》引《诗》不尽出三百篇也。如所引“凤凰秋秋，其翼若干”、“墨以为明，狐狸其苍”之类，盖亦似此。

① 同前注。

② 同前注。

③ 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。

④ 林春溥（鉴塘，1775—1861），福建福州人，嘉庆壬戌（七年，1802）进士，不求仕进，专心著述，曾主鳌峰书院，以学问鸣世，晚岁获咸丰皇帝赏四品衔。著《古史纪年》十四卷，《古史考年异同表》二卷，另有《孔孟年表》、《孔子世家补订》、《孟子列传纂》、《孟子外书补证》、《四书拾遗》等，辑为《竹柏山房家刻》。

⑤ 《开卷偶得》十卷，《竹柏山房家刻》本，收入丛书集成。

26. 林春溥《开卷偶得》论荀子“称陈蔡之厄”^①

《荀子》称“陈蔡之厄，孔子谓子路曰：‘昔晋公子重耳霸心生于曹，越王勾践霸心生于会稽，齐桓公霸心生于莒，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？’”^②《盐铁论》：“孔子能方不能圆，故饥于黎丘。”桑落、黎丘当即陈蔡之地名，惜今不可改矣。至勾践灭吴，事在孔子身后，而荀子乃与齐桓、晋文并称，以为孔子之言，误矣。

27. 林春溥《开卷偶得》摘录《荀子》^③

荀子曰：“千人万人之情，一人之情是也。天地始者，今日是也。百王之道，后王是也。故操弥约而事弥大，五寸之矩，尽天下之方也。”又曰：“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详，主好要则百事详，主好详则百事荒。”又曰：“善为《诗》者不说，善为《易》者不占，善为《礼》者不相。”

28. 刘鸿翱^④《绿野斋前后合集》《读苏子瞻荀卿论》^⑤

始吾读苏子瞻《荀卿论》，以李斯之燔书籍，归罪于荀卿，窃疑焉。盖太史公尝传荀卿矣，附于《孟子》。韩昌黎亦曰：“孟子醇乎醇者也。荀与杨也，大醇而小疵。”又欲删其说之不合于圣人者，与孟子并存。是荀卿亦圣人之徒也，李斯自背其师耳。及观荀卿历诋天下贤人、君人，以人性为恶，而后叹太史公、韩昌黎推尊之兆。李斯之燔书籍，决出于荀卿，无疑也。何者？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象》、《春秋》，凡以明人性之善也。今夫人性有仁、义、礼、智，而后达之于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昆弟、朋友，相敬、相亲、相爱、相别、相信，古重道，不敢为一切残刻之治，故《易》首“元”，《书》信降衷；《诗》以导无邪；《春秋》以尊王统。伏羲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之心法、治法在焉。今荀卿曰：“人性恶，桀纣性也，尧舜伪也。”是其视仁义礼智，皆为人之所与无有，而暴戾恣睢，乃人道之当然。则《六经》之所载，亦伪而已矣。不燔之，将安用哉？战国时邪说淆乱，孟子拒杨墨、道性善，至比之禹抑洪水；周公兼夷狄、驱猛兽；孔子作《春秋》。

① 同前注。

② 雄按：在《宥坐》。

③ 台北：艺文印书馆原刻影印《丛书集成续编》，1971年版。

④ 刘鸿翱（次白，1779—1849），山东潍县人，嘉庆十四年（1809）进士，官至福建巡抚，有《绿野斋前后合集》。

⑤ 《乌石山房文库》，清道光二十四年刊本。

夫孟子正人心，以承三圣之功，未见于天下也。荀卿一言性恶，李斯本之。数千年之载籍，悍然付之一炬。洪水、夷狄、猛兽、乱臣贼子之祸，迨未至如此烈也！则虽诘荀卿之恶，甚于杨墨可也！抑考韩非、李斯皆荀卿之高弟。李斯之言曰：“古者天下散乱，诸侯并作，语皆道古以害今，饰虚言以乱实。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，有敢偶语《诗》《书》者弃市，以古非今者族。”韩非之言曰：“世之愚学，皆不知治乱之情，多诵先古之书，以乱当世之治，又妄非有术之士。听其言者危，用其计者乱。”与斯之言若合符节，韩非者，未得志之李斯；李斯者，已得志之韩非。吾以此知二子之术同也，其皆出于荀卿也。圣人以人性为善，则王道礼乐皆性中物，山书籍为天下益。荀卿以人性为恶，则王道礼乐非性中物，而书籍为天下害矣。知弟莫若师，彼李斯者，所谓善继述者耳。不然，孟子之门，上者为乐正子，其次为公孙丑、万章，其下为咸邱蒙，诸人皆未尝以其学乱天下也。世之以荀卿继孟子者，吾不信矣。

战国人心敝坏已极，荀子当是阅历之深，故发性恶之论，而欲以礼救之，亦不意其徒之决裂至是也。以燔书之罪归狱其师，荀子复生亦无以置喙。（姚秋农师）

性恶之说，韩子所谓疵也。其余名论未尝不告孔孟，特性乃万事根本，此处错误，道德事功皆无所附丽，此即李斯韩非刑名之害，归狱其师。未必性恶一言误之也，本苏子之论广之，其工力亦足悉敌。（陈其山）

朱子论荀卿谓：“人性恶一语，已错其本”。此外，先儒多以为荀卿近孟子，不能因其论性一语概其生平，惟苏子瞻以李斯之罪罪荀卿，读者犹有株连之议，余故发挥苏子不尽之意，以信朱子之论。（自记）

其抑荀卿与苏论同，而苏以李斯甚荀卿，此以韩非例荀卿，持论虽异，命意则同。（王霞九）

29. 王筠^①《王荂友九种》“荂友臆说”^②

《荀子·成相》篇：“阪为先圣。”《注》：“阪与反同，反先圣之所为。”案：此足征“反”即“阪”之古字。

① 王筠（贯山、荂友，1784—1854），山东安丘人。道光辛巳（1821）举人，叙选山西乡宁县知县，治《说文解字》，有《说文句读》、《文字蒙求》、《蛾朮编》等数十种著作。

② 道光咸丰间刊本，第26页。

30. 王筠《王荦友九种》“荦友臆说”^①

《荀子·非相》篇：“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。”《注》：“士者，未娶妻之称。《左传》楚之‘苗贲皇’，《说苑·善说》篇作‘衅盆黄’。”案：当读如门，门苗双声，与《诗》“鸛鷖在臬”同音，亦足征“衅”“臬”之同字。《左传》《释文》：“贲，扶云反，与蚡同音，皇黄同音。《国语》作‘苗梵皇’。”

31. 刘开^②《刘孟涂集》《荀卿论》^③

苏子瞻以李斯之乱天下，出于荀卿，吾师惜抱先生辨之，以为秦坏先王之制，始于商鞅，不始于李斯。斯之相秦，并未用荀卿之道。其论明且笃矣。然子瞻岂不知荀卿过不及是，而故欲文致其罪哉？彼意不在荀卿，假荀卿而发也。夫荆公之学，虽不及荀子，然其所本者王道，所称者礼乐，其高言激论，未尝不相似也。子瞻见荆公欲兴三代之治，而执拗不通，终以僨事，故论荀卿而直指之曰：“意其为人，必刚愎自用，而自许太过。”此非切中介甫之失乎！新法之立，托于先王，其意本以治天下，而非以乱天下，其党章惇等假其说，益快报复，卒至病国害民，流毒海内，此虽群小之罪，未始非荆公为之阶也。故因李斯之祸，而追咎于荀卿，亦事之适相类者也。荆公废夫子之《春秋》，以天下之贤人君子为不足用，特激于一往之意气，以孤行己见。其后绍述之者，乃欲举天下之善类而悉去之，忠良尽矣，国亦旋坏，此固荆公所不及料者也。故曰：“其父杀人报仇，其子必且行刳。”又曰：“荀卿特以快一时之论，不知其祸之遽至此也。”呜乎！是亦可谓乖涕泣而言之矣。子瞻论古之文，多借讽时事，如始皇论及此篇是也。彼言法宜平易，以戒人主之果杀，此则隐指执政乱国，而推原致祸之由，其意一也。吾师所论者，明荀卿之贤，以示斥其诬，为是非之公言也。余所谓者原子瞻之心而畧其辞，兼时事之实言之也。

32. 刘开《刘孟涂集》《读荀子》^④

荀卿有云：“主好要则百事详，主好详则百事荒。”痛哉言也！古之论治

① 同前注，第7页。

② 刘开（明东、方来、孟涂，1784—1824），安徽桐城人，少家贫牧牛，闻塾师诵书而默诵其文，师从姚鼐，名动一时，四十而夭，有《孟涂诗文集》四十四卷、《论语补注》、《中庸本义》等书传世。

③ 清光绪丙戌（十二）年刊本。

④ 同前注。

者，未有如此之切要也。三代以下，家国天下之得失尽乎是矣。夫古励治之君，救时之吏，于民生国是无不备求至熟，然用力勤而成功少者，则以其好详之过也。荀卿之学，其醇虽不及孟子，而明于礼制，晓于世务，有管子之通达，而无其挟私用术之见，理之当否，则切中事情，得其大体，真经世有识之言。惜身不见用，未展其所学。夫儒者之言治详矣。世变时殊，其说即不能行，荀卿一言，而百世之利病悉见。然非生于乱世，激发当时，亦不能为此议也。且诸儒之言多文，而荀卿独简，直捷^①当，痛快深切，则与其人之性亦适相类云。

33. 黄式三^②《傲居集》《读荀子》^③

《传》云：“人以八十岁为下寿，百岁为中寿，百二十为上寿。”三代以上，虽多永季，亦大约以百二十为最上。召公之寿，容或过之，未可知也，召公之生也，与周公季相若，周公先薨，召公至康王时犹在。王充《论衡》谓召公乃周公之兄，又引《传》云“召公季百有八十”，未□遽信。《史记》谓荀子季五十，始来游学于齐。刘向《别录》以为当齐宣王时，来游稷下。又云“楚春申君死，而荀卿废家兰陵”，荀子来游稷下，未知宣王何季；既废兰陵之后，亦未知又几季卒，即以宣王末季，距春申君之死计之，荀子之〔季〕，已百三十有七矣。如《史记》文可尽信，则召公百八十岁亦未可厚非与？窃谓游学必幼季事，五十游学，断无是理。晁公武《读书志》引刘向《别录》作“十五游学”，谓《史记》“五十”乃“十五”字之误是也。《齐世家》宣王十八季，开第康庄之衢以处，邹衍、淳于髡、田骈、接予、慎到之徒七十六人，稷下学士且数千百人。时周显王四十四季丙申也，荀子游学于齐，当在此数季间。时荀子季十五，为稷下学士，未为列大夫，故《别录》云：“来游稷下”。齐宣王薨，湣王□，邹衍、淳于髡皆适魏（见《孟荀传》及《魏世家》），田骈之属亦相继死（见《孟荀列传》），荀子盖至是为祭酒。齐湣王四十季，燕、秦、赵、魏共败齐于齐上。湣王奔莒，时周赧王三十一季丁丑也。襄王□五季，田单复齐，修旧政，荀子又为祭酒，是时季六十余矣。故《本传》云：“齐襄王时，荀卿最为老师。”本书《仲尼》言湣王毁于五国，《王伯》言湣王为天下大，《戮兵》言燕能并齐而不能凝也，故

① 按：疑缺“了”字。

② 黄式三（薇香、傲居，1789—1862），定海紫微人。赴乡试，母病逝，誓不再应试，以读书治学终生，著述繁富。著有《论语后案》、《诗序通说》、《春秋释》、《周季编略》、《傲居集经说》。

③ 同前注。

田单夺之，此皆据目前事论之也。齐襄王十八年，秦封范雎，号应侯，本书《儒效》、《强国》有与秦昭王应侯问答语，则荀子于是后又适秦可知也，时楚太子完质于秦，黄歇从《强国》、《仲尼》有楚六千里而为饑人役，其为春申君悯与，未几，又自秦返齐，又为祭酒。故《本传》云“齐尚修列大夫之缺，而荀卿三为祭酒焉。”《本传》又云“齐人或谗荀卿，卿乃适楚，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。”时春申君封于淮北，在周赧王五十三年己亥，兰陵乃其属邑也。荀子初至齐，时为周显王丙申；卒去齐，时为周赧王己亥，相距六十有三季。未几，楚人又毁之，春申君乃适赵，赵以为上卿（事见《楚策·春申君传》）。本书《议兵》有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之语，盖在是时也，荀子之季已八十余矣。既而春申君悔，又使人请，作书谢之（见《楚策》、《荀子·赋篇》），其语峻厉，初无往意，后卒应召。还楚，春申君又以为兰陵令（见《汉书·谢该传》）。《注》引刘向《荀子后叙》：乙卯，秦始皇□李斯自楚之秦，辞荀子，荀子□之，不听（见《李斯传》及本书《议兵》篇）。己未，春申君合魏、赵、韩、燕、卫以击秦，无功反，见侵于秦，楚考烈王以是咎春申君，情益疏，春申君从未朱英计，徙封于吴，而荀子为兰陵令。故秦始皇九年癸亥，春申君死而荀子亦废，因家兰陵，盖其季已百有一二岁矣。汪氏《述学》有《荀子季谱》，考核具详，而谓荀子游学于齐，当在湣王之末，与刘向语异，既嫌无据，而三为祭酒之次，亦莫从考矣。又谓去齐之秦，去秦之赵，去赵之楚，与《史记》本传刘向《后叙》之文俱背，不可从也。

34. 黄式三《微居集》《读徐氏〈荀子辨〉》^①

徐氏，名积，字仲车。少孤，事母以孝著，虑娶妻非其人，必同心事母。登第，年过三十不娶，路振力劝女妻之。从胡安定学，食不充足。安定使馈之粟，不受，将归，乃受一饭而行，曰：“先生之命不可违也。”卒后赐节孝，岂不称其实邪！其论性，驳荀尊孟，懔乎卫道之严，令读之者知荀说之不能无偏，立言之不可不慎也。虽然，徐氏之论亦有过焉，荀子言“礼义生于圣人之伪”，伪者，人为之也。徐氏则直以为作伪心劳之伪，是驳之过也。孟子之“不动心”，是言寻位行道功名不足以动心，而富贵不能动心，自在其中。徐氏则谓孟子充养之至，虽以齐国卿相之重位亦不动心，息之经营而可治，是尊之过也。夫论古平允，即儒者致中和之道，以徐氏之贤，而犹未能节喜怒、泯毁誉乎！《论语》“吾之于人也，谁毁谁誉。”段氏懋堂曰：“此事惟圣人能之，贤者则有所歉。”自返所歉，常惕然矣。

^① 清道光戊申二十三年刊本《微居遗书》。

35. 黄式三《傲居集》《读谢校〈荀子〉》^①

昔司马子长作《荀卿传》，称为老师。刘子政校中秘书，言诸子非先王之法，如人君能用孙卿，庶几于王。班孟坚作《汉书·刑法志》亦言：“荀卿明于王道，大醇之偶”，岂待唐韩子而始著乎哉？而后之訾者，辄苛求之。耳食之士，闻而致疑。式三读《儒效》篇云：“隆礼义而杀《诗》《书》”，此本夫子博文约礼之训，而未善于持论耳。而《劝学》篇云：“不道礼宪以《诗》《书》”，犹以指测海也，以戈舂黍也，以锥飧壶也，不可以寻之矣。此立论之意则然也。《非相》篇言“法后王”，儒者所讥，而此篇又云：“五帝之外无传人，五帝之中无传政。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”，然则所谓后王者，指周之文、武也，所以讥异端之徒，高五帝而卑周礼也。性恶之说，极为儒者所訾，式三读《性恶》篇言：“涂之人可以为禹”，言仁义法正，人皆有可以知之质，可以能之具。《解蔽》篇云：“草木有生而无知，禽兽有知而无义，人有生有知有义，最为天下贵。”此与性善之说无以异，而畅言性恶以劝人学。汉董子所谓“仁贪之气，两在于身”；刘子政所谓“性不独善”；扬子云所谓“人之性，善恶混”；宋程子、朱子所谓“变化气质，恶者不可不谓之性”，实本于此。荀卿云：“人之性恶，其善者伪也”。世儒大不韪之。式三读《礼论》云：“性者，本始朴材也；伪者，文理隆盛也。性伪合，然后圣人之名一。性伪合而天下治。”《正名》篇云：“虑积焉，能习焉，而后成，谓之伪。”然则荀卿之所谓伪，非诈伪之谓也。荀卿非数家之书，遂及子思、孟子，扬子云讥以同门而异户。又云：“惟圣人为不异，谅哉。”子云之言也。禹圣后圣其揆一，而贤者不免有异，今古皆然。何独荀卿？且荀卿之非子思、孟子，指性善之说耳，其它有何异？唐韩子欲删荀书而未果，论者惜之。式三读《韩诗外传》多述荀卿之书，论性以为善，与荀卿异。于《非十二子》篇删其非子思、孟子之文而述之。论治以周礼为法，与荀卿同。于《儒效》篇删“隆礼义杀《诗》、《书》”之文而述之。此所谓善读荀卿书欤！荀卿之书，世传唐大理评事杨倞《注》，于声音假借、各书异同，俱有引证，此亦注之善者。近时嘉善谢公，据余姚卢公所校本而重校之。所与校者，段大令懋堂、汪明经容甫，宜其说之详且精也。式三读是书，埒校十余条外，因解后儒所疑之大者如此。抑攷陆氏《经典释文·叙录》，《诗》自子夏五传而至荀卿，荀卿传大毛公；左邱明□《春秋传》，六传而至荀卿，荀卿传张苍，苍传贾谊。大小戴《礼记》如《三季问》、《乡饮酒义》、《聘义》、《哀公

^① 同前注。

问》、《三本》、《劝学》诸篇，皆出自荀卿，然则传经之功，荀卿为大。是以唐韩子作《处州孔子庙碑文》，绘荀卿之像，次于孟子下也。

36. 刘宝楠^①《念楼集》《味雪斋文钞序》^②

《味雪斋文甲集》十卷，^③除赋颂数篇外，皆散文。《乙集》八卷，皆骈体文。昆明戴筠帆侍御所撰。余读之，而叹其有功于圣学者大也。其《取舍》篇曰：“今之言训诂者曰汉学，言心性者曰宋学。学训诂者议宋学之虚，学心性者斥汉学之粗。无训诂安知心性，非心性何为训诂？使必外文章于性道，则文章何事？性道何物？”旨哉言乎！圣人之言，发明性道，汉儒训释圣言，以求圣道，虽未必身体力行，其期于明道则一也。先贤朱子本训诂之学，力行圣道，本非歧而二之。至陆氏出，乃判然异矣。朱子之学，其诂《诗》也，本宗汉儒旧说。吕氏《读诗记》所载是也。晚年定论乃与旧说异。至释《中庸》尊德性、道问学为二，此则朱子持论之偏，要未尝弃训诂而不讲也。其《仁论》篇曰：“论其为体，则造次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‘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’，即颜子犹有间于三月，何论其余？论其为用，则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能近取譬，亦可为仁之方。”

其《性善说》曰：“孔子曰：‘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’‘惟上智与下愚不移。’而孟子之道性善，此救时之论。由春秋以至战国，先王之大经大法皆已亡灭，荀卿氏疾之，以性恶为辞，有慨乎其言之也。《易》曰：‘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’溯于继善之初，性固无恶，至赋之于人，即不得以皆善论。然执是以为言，而残贼之子不将曰嗜杀人者之亦性乎？吾故曰：孟子之道性善，本其最初者言之，是救时之论也。”嗟乎！言仁言性，莫有切于此者也。子曰：“仁者，人也。”孟子曰：“仁也者，人也。”郑注《中庸》，以人为相人偶之人，相人偶，犹言相亲爱。（原注：人也，犹言亲也，爱也。《燕礼》郑《注》“揖之，人之也”，谓亲之也。扬子《法言·问道》篇：“仁以人之”谓“仁以亲之”，与下“义以宜之”、“礼以体之”，同一句法。）存其心，养其性，爱心也，仁也。视听言动，克己复礼，爱身也，仁也。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夫义妻顺，爱家也，仁也。推而至于爱一国，爱天下，皆仁也。放之则弥乎六合，约之则存乎方寸。韩子“博爱之谓仁”谓此，非兼爱之谓也。然仁具于性，而爱发于情，性虽有定，而情每易迁。

① 刘宝楠（楚桢、念楼，1791—1855），宝应人，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进士，历任文安、三河等县知县，著有《论语正义》二十四卷，《汉石例》六卷等，文集有《念楼集》。

② 清稿本，台北：文海出版社影印“国家”图书馆藏书本，1975年。

③ 作者为戴纲孙（1796—1856）。

孟子曰：“乃若其情，则可以为善矣。”又曰：“若夫为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”是则情可以为善，可以为不善，非其材质之罪。《中庸》曰：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”此情之善也。孟子曰：“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。”此情之不善也。（原注：《记》曰：“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死亡贫苦，人之大恶存焉。”大欲大恶，人之情也，得其正则善，不得其正则不善。）君子力制其情欲，故曰“为善”，“为善”即所以为仁。子曰：“好仁者，无以尚之；恶不仁者，其为仁矣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，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！我未见力不足者。”用其力于仁，此为仁之实功，故曰：“克己复礼为仁。”又曰：“为仁由己。”克己复礼，实指用力之处，下文四“勿”字，不用力而能尽绝之乎？有子曰：“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？”又子贡问为仁为学，皆□读是。然则仁虽性具，而有待于为。《荀子·性恶》篇曰：“人之性恶，其善者伪也。今人之性，生而有好利焉，顺是，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，生而有疾恶焉，顺是，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。”《孟子》以味色声臭安佚为性，盖同此义。上言性恶，下言今人，其为愤时之论明矣。然矫枉过正，不能免后人之訾议。至“为”、“伪”二字古通用，本篇“伪”字数见，皆“为”之假借。下文云：“礼义者，圣人之所生也，人之所学而能，所事而成者也。不可学，不可事，而在人者，谓之性。可学而能，可事而成之在人者，谓之伪。是性、伪之分也。”《正名》篇云：“心虑而能为之动，谓之伪。”《庄子·庚桑楚》篇：“性之动，谓之为。”义正同。虑积焉，能习焉，而后成，谓之伪。《礼论》篇云：“性者，本始材朴也。伪者，文理隆盛也。无性则伪之无所加，无伪则性不能自美。性伪合，然后圣人之名立，天下之功于是就也。”此皆以伪同作为之为，非诈伪之伪也。《诗·采芣》“人之为言”，孔《疏》引定本作“伪”，言白帖九十二同。《礼·月令》：“毋或作为淫巧。”郑《注》：“今《月令》‘作为’为‘诈伪’。”左氏成九年《传》：“为将改立君”者，《释文》：“为，本作伪。”定十二年《传》：“子为不知”，《释文》：“为，本作伪。”荀子言为善，与孟子同，即与孔子所云为仁同。孟子云性善，荀子云性恶，各举其偏，惟圣言乃无过无不及。今读侍御之文，言仁言性，一以圣人为宗，吾故曰有功于圣学者大也。其他微言伟论，经纬万端，比事属辞，模山范水，备文章之巨观，极才人之能事，兹不具论，论其大者。

37. 邹汉勋^①《读书偶识》论《荀子·富国》^②

《荀子·富国》篇：“天子袞衣冕，诸侯玄纁衣冕，大夫毳冕，士皮弁服。”《大畧》篇：“天子山冕，诸侯玄冠，大夫毳冕，士韦弁。”《礼论》：“卑纁、黼黻、文织。”《注》：“卑冕，与毳冕同。”《覲礼》：“侯氏毳冕。”勋案：荀子所言，不洽周制，疑虞制也。咎繇蓍以五采章，施于五色作服。是虞有五色之袞服也。以三统言之，虞尚赤，故天子袞衣；〔水〕克火，故诸侯元纁衣；土克水、木克土，则毳冕宜黄纁衣、青纁衣；金克木，故士皮弁服，皮弁服白也。土无冕，故弁。周别有爵弁，虞则同皮弁耳。由冕者画山龙华虫四章，纁火璫彝宗四章，凡入元冠，当作元冕。元冕者，画龙华虫三章，纁火璫彝宗四章，凡七。举上以包六五二種。毳冕者，纁宗一章；举下以咳四三二三種。韦弁，即皮弁耳。其衣常则画樵罟之形，而会五采纁耳。会五采纁者，纁为五成，以五色相闲耳。古文说，不以日月星辰为衣上之章。

38. 邹汉勋《读书偶识》论《荀子·非相》^③

《荀子》：“卫公孙吕身長七尺，面长三尺。”三疑当作一。“焉广三寸，鼻目耳具。”注：“面长三尺，广三寸，言其狭而长也。或疑文句夺误。”勋案：《荀子》书“焉”、“案”、“安”三字通用。焉广三寸，谓无頰也。《说文》：“頰，鼻茎也。从页安声。”荀子用“安”为“頰”，又转为“焉”，此音同段借也。《荀子》又曰：“徐偃王目可瞻焉。”亦谓頰高，目可瞻之也。今刻多作“马”字，非是。

39. 邹汉勋《读书偶识》论《荀子·王制》^④

《荀子·王制》篇：“司马知师旅、甲兵、乘白之数。”^⑤《注》：“白谓甸徒，犹今之白丁也。或曰：白当为百，百人也。”《管子·乘马》：“一乘者，四马也。一马其甲七，其蔽五；四马（原注：今本伪作“乘”）其甲二十有八，其蔽二十。白徒三十人奉车两。”《小戴记》：“五十不为甸徒。”勋谓：“白”即白徒，一曰甸徒也。《司马法》所云“炊家子十人，固守衣装五人，廩养五人，

① 邹汉勋（叔绩、三杰，1805—1854），新化人。治经学、地理、文字音韵之学，与魏源、何绍基并称湘中三杰，著《五均论》、《读书偶识》等。

② 《读书偶识》卷九（台北：艺文印书馆1971年版），页4b—5a。

③ 同前注，第15a页。

④ 同前注，第21b—22a页。

⑤ 雄按：“乘”即“乘”。

樵汲五人。”引见杜牧之《孙子注》，即甸徒也。但《管子》所言，一乘多五人。

40. 邹汉勋《读书偶识》论《荀子传》^①

《荀子》：“《传》曰：‘农分田而耕，贾分货而贩，百工分事而劝，士大夫分职而听，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，三公总方而议。’则天子共己而已（矣）。”^②《管子》：“士闻见博，学意察，而不为君臣者，与功而不与分焉。贾知贾之贵贱，日至于市，而不为官贾者，与功而不（与）分焉。工治容兑功能，日至于市，而不为官工者，与功而不与分焉。不可使而为工，则视货离之实而出夫粟。”^③谓二书皆言工贾有分，则工贾之受财货于上，明矣。《外传》曰：“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，古市廛之法。”盖有市一廛即有泉十五万，说见六卷，所谓贾之分也。如农夫有百畝之分矣。一分税泉千即所谓廛法也，商贾唯有此税耳。若货不讎而无息，则无税，而泉府歛其货贾别受泉，此则赋里以入，而量其有无之法也。《韩诗外传》：“曾子仕于莒，得粟三秉。”勋谓“三秉”，一月之禄也，一岁则三十六秉。三十六秉，即九百觔也。秉十六斛，觔六斗四升。若是，则曾子仕莒为下士也。

41. 吴昆田^④《漱六山房文集》论《荀子·劝学》^⑤

《荀子·劝学》篇：“锲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；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。”即圣人之言“譬如为山，吾进吾止”之意。又曰：“无冥冥之志者，无昭昭之明；无惛惛之事者，无赫赫之功。”即圣人“先难后获”之意。又云：“始乎诵经，终乎读礼。”即圣人博文约礼之意。《修身》篇“士欲独修其身，不以得罪于比俗之人也。”语深至有味。今之以士自名者，乃偏以傲俗为能，何哉？又“迟彼止而待我”，此“止”字乃《大学》“止于至善”之“止”。（壬子）

42. 吴昆田《漱六山房文集》论《荀子·荣辱》^⑥

《荀子·荣辱》篇：“越人安越，楚人安楚，君子安雅。”案《注》：“正而有美德者谓之雅。”今乃以吟风弄月谓之雅，岂知其不雅已甚哉！又“人无

① 《读书偶识》卷九，第22a—b页。

② 雄按：在《王霸》。

③ 雄按：在《乘马》。

④ 吴昆田（大田、云圃、稼轩，1808—1882），清河人，师事潘德舆，道光十四年顺天乡试举人，晚年主讲清河书院，著有《漱六山房文集》，并编修多种府志县志。

⑤ 光绪十一年高行笃等校刊本，卷九，第8页。

⑥ 同前注，第9页

师无法，则其心正其口腹也。”案：心而同于口腹，则亦禽兽而已矣。

43. 吴昆田《漱六山房文集》论《荀子·非相》^①

《荀子》：“美丽姚冶，奇衣妇饰，血气态度拟于女子。”何今日之多也！

44. 吴昆田《漱六山房文集》论荀子状小人之情态^②

《荀子》状小人之情态，最为曲尽。又其言处世之道，尤深至而曲当。如云“独修身，不以得罪于比俗之人”；云“畏法流俗，而不敢以其所独甚”，皆生当乱世、洞悉人情之语。张杨园先生云：“承式微之运，当如祁寒之木，坚凝葆固以候春阳之回；处荣盛之后，当如既华之树，益加栽培，无令本实先拔。”余家此曰：“所谓式微之运也，敢不惧哉？”

45. 吴昆田《漱六山房文集》论《荀子》“君子能为可贵”^③

《荀子》：“君子能为可贵，不能使人必贵；己能为可信，不能使人必信；己能为可用，不能使人必用己。”案：若必欲使人贵、使人信、使人用，则不流为小人之归者，鲜矣。“酒食声色之中，则瞞瞞然、瞢瞢然。”案：此乃今之道学先生也。“劳苦事业之中，僇僇然、离离然，偷儒而罔，无廉耻而忍谗讟，是学者之鬼也。”案：此病今之学者最多，返躬自问，得毋有类此者乎？“弟陀其冠，神禪其辞，禹行而舜趋。”“正其衣冠，齐其颜色，嗛然而终日不言。”案：此两种当于今之贵人中求之。

46. 方宗诚^④《读诸子诸儒书杂记》论荀子性恶^⑤

荀子性恶之说，以尧舜为伪；宋奸人目道学为伪学，本此，邪说流传，所以贻祸万世也。立言可不慎乎？荀子“养心莫善于诚”，扬子“多闻则守之以约，多见则守之以卓”，庄子“臣之事君，义也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先儒多讥其有弊。窃谓庄列荀论本原，无不误者；至其间名言，亦颇有之，

① 同前注，第9页。

② 同前注，第9页。

③ 同前注，第9—10页。

④ 方宗诚（存之、柏堂，1818—1888），北乡人，桐城派学者，年轻遇太平军之乱，以名著《俟命录》鸣世，受大学士倭仁赏识，后入曾国藩、李鸿章幕，受任枣强县知县，光绪年间辞官归隐，著述繁多，有《诸经说都》三十三卷，《柏堂集》九十二卷等。

⑤ 方宗诚《读诸子诸儒书杂记》一卷，收入《柏堂遗书》（台北：艺文印书馆《丛书集成三编》，1971年。）

惟本原错，则其未错者溯其根原亦有病。然而节取焉可也，如此三言是矣。荀扬皆不识性。荀子以性为恶，故劝学以矫之于善；杨子以性为善恶混，故劝学以修之，所谓修身以为弓，矫思以为矢，立义以为的，皆是以义为外，强己以从之耳。惟孔曾思孟程朱明性之本善，格物脩身，去私惩忿，皆不过复其性之本然，而并非有所矫，此所以为千古之心传与！

47. 江瑛^①《读子卮言》《孟子非拒杨墨孟子非拒杨墨、荀子非非思孟游夏》^②

（篇首引董仲舒“仁者安人，义者正我”之论，谓墨子兼爱契于孟子之言仁，杨子为我亦符于孟子之言义。略）……窃谓孟子所拒者为杨墨之徒，荀子所非者为学思孟游夏之人。学者未深味乎其言耳。孟子之言曰：“墨氏兼爱，是无父也；杨氏为我，是无君也。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。”荀子之言曰：“弟佗其冠，神禪其辞，禹行而舜趋，是子张氏之贱儒也；正其衣冠，齐其颜色，嗛义而终日不言，是子夏氏之贱儒也。偷懦惮事，无廉耻而耆饮食，必曰君子固不用力。是子游氏之贱儒。”今按其言，是孟子所拒者，墨氏杨氏耳，非墨子杨子也；荀子所非者，子张氏、子夏氏、子游氏耳，非子张、子游、子夏也。所谓子者，指其一人之身；所谓氏者，指其一家之学，未可混而一之也。……姓氏云者，非特指其一身，亦合其所出之子孙而言之……一家数人，亦可称“氏”。《左传》隐八年疏、宣十一年疏、襄九年疏、二十六年疏、昭二年疏，俱曰：“氏犹家也。”一家不祇一人，故可合数人而同称一氏。……不特经学然，推之凡百学派亦莫不皆然。后世佛典西来，世亦称之为佛氏之学或释氏之学，其理正同。然则孟子所云墨氏杨氏、荀子所云子张氏、子游氏、子夏氏，亦指其一家之学言之，非指其一人也。……杨墨之徒盈天下，子夏亦设教于西河，子游子张又各有其门人。学徒既众，流派遂歧，或如庄子所谓倍谲不同；或如韩子所谓取舍相反不同。又甚至自逞臆说，大背其师之旨，益变本而加厉，如墨家之有墨者夷之，儒家之有董无心。……各家之门人，不得子张之学，则徒弟佗其冠，神禪其辞，禹行而舜趋；不得子夏之学，则徒正其衣冠，齐其颜色，嗛义而终日不言；不得子游之学，则至于偷懦惮事，无廉耻而耆饮食。而墨子之徒，误解兼爱之义，而流于无父；杨子之徒，昧于为我之说，而流于无君。倘循兹弗救，将益遭裂

① 江瑛（玉瑛、山渊，1888—1917），广东良垌人，肄业于广东高等学堂，后赴日深造，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，曾任民国甫成立之国会众议院议员，参与抗袁运动，著有《经学讲义》、《读子卮言》。

② 汪瑛《读子卮言》（台北：泰顺书局，1971年）第八章。

而不可收拾。孟荀目击其弊，故不得不辞而辟之，而为充类至尽之言，盖恐不大声疾呼，力杀其焰，则益失此数家之真也。是可见孟子所拒者为墨者夷之之徒而非杨墨，荀子所非者为董无心之徒而非子张、子游、子夏。孟荀复起，不易吾言。

48. 江瑔《读子卮言》《论荀子之姓氏名字》^①

（前文引谢墉之说，略）……古人于音近音转之字，均可通用。故古人姓名，往往载籍互异。余昔撰《古书人名、地名异文释》，二书搜罗綦详，而释其异同之故。荀孙二字，古音同部，故古书多通假。攷《论语》“其于乡党，恂恂如也”，《刘修碑》作“逊逊如也”。荀之为孙，犹恂之为逊矣。近人胡元仪则不以刘说为然，以为荀、孙皆氏，其称孙者，盖公孙之后，以孙为氏者也。如陈完犇齐，《史记》称“田完”。“陈恒”见《论语》，《史记》作“田常”；陈仲子见孟子，荀卿书“陈仲”“田仲”互见；“田骈”见荀卿书，《吕览》作“陈骈”。陈、田皆氏，故两称之。推之荆卿之称庆卿亦然。若以二字同音，遂致移易，尚未达其所以然之故也云云，其说殊悖于理。古者姓之外有氏，氏，所以别子孙所从出。然未有一人同时有二氏者，而载籍传述之不同，则由于音近音转之字而移。陈田、荆庆亦皆古音同部者也。（原注：按庆音如疆，与荆音正相近。）若谓人有二氏，奚为二氏必为音近之字耶？荀卿之为孙卿，如管子之为莞子（原注：见《汉志》）、孟子之为黹子（按赵岐作《孟子章句》，《后汉书》岐《传》作《要子章句》。后儒俱谓要字为黹字之讹。盖篆体相似也）。管莞、孟黹，音皆相近。若如胡说，将谓管子别氏为莞，孟子更氏为黹耶？胡氏知“浮邱伯”之为“包邱伯”，浮包音同，而于荀孙则强分之，亦可谓好于立异者矣。至荀氏之所出，古无确据。林宝《元和姓纂》谓荀出于“郇”。“郇”，周文王十七子郇国之后，以国为氏，后去邑为荀。胡氏本宝之说，又以去邑为荀，为想当然之词，亦非确论。以为荀卿本为郇，凡所称述，皆宜作郇卿，以著受姓之源，是亦拘墟之见也。窃攷郇国以前，已有荀氏。黄帝二十五子，得姓者十二，曰“姬酉祈已滕葳任荀僖姑偃依”，是荀姓之来已久。荀卿出于郇国，抑出于黄帝，今不可攷见。若出于黄帝，则其字本为荀，自不能称为郇卿；出于郇国，则林宝“去邑为荀”之说亦非，诬古人姓氏，多有此法。如裴氏出于□，后去邑而为裴。正与郇去邑为荀同。不特荀卿姓名，古书无作郇卿者，即荀卿以前，若荀林父、荀息诸人皆作荀而不作郇，何况出于周末之荀卿，姓氏变更，为时

^① 汪瑔《读子卮言》第九章。据本条作者自称“著有《荀子发微》一书”。

已久，岂能尽复其旧？若欲变荀而为郇，则亦将凡裴氏皆称为□耶？荀卿名况，又称孙卿，其所以称为卿者，则载籍不明言其故，莫从攷见。后儒多以为卿者，尊美之词，胡氏则以卿为官名，其言曰：“齐宣王尊宠稷下诸弟子，号曰列大夫，言爵比大夫也。孟子宣王时在齐，居列大夫之中，而孟子书言孟子为卿于齐。然不称列大夫而曰为卿，盖卿即列大夫之长，所谓荀卿三为祭酒是也。然则荀卿亦为卿于齐矣。《史记·虞卿传》：‘虞卿说赵孝成王，再见为赵上卿，故号虞卿。’荀卿亦为赵上卿，又从虞卿受《左氏春秋》荀卿之称卿，盖法虞卿矣。”此论似精确而实大谬不然。《史记·孟荀列传》、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皆云荀卿名况，而不言其字。古人有名必有字。孟荀之字均不见于古籍。窃谓卿者即荀子之字也。古者名字相因。王引之作《春秋名字解诂》，搜录甚详，而证其相因之义。卿与况皆同部字，其义均为长为，故名况，字卿。（原注：按况字从兄，其义相同。古人每多通用。如《诗》“况也永叹”，《释文》：“况，本作兄。”又《修华岳碑》“兄乃盛德”，兄即况字。然《说文》训兄为长，《广雅》训兄为大，《释名》又训兄为荒。荒亦有大义。故况之义亦为长大。凡虚字中所用况字，皆有增益之义，即为加大之意。荀子书成名况乎诸侯，言其名之大，可比于诸侯也。近人谓庚青蒸同部诸字，均有长大之义，似奇而实确。）古人有二字之字，亦有一字之字。荀况之字卿，亦犹刘邦之字季也。然则有证乎？曰：有。刘向《叙》曰：“兰陵人，善为学，盖以孙卿也。长老至今称之，曰：兰陵人喜字为卿，盖以法孙卿也。”云云，此为荀子字卿之确证。刘向不言兰陵人喜名为卿，而曰喜字为卿，则卿为荀子之字可知。盖荀子本字卿，兰陵人向往遗风，故争以荀子之字为字，以示不忘典刑之意，如孟卿之流是也。若以卿为卿大夫之称，则卿非荀子所固有，奚为效之？同如其说，必曾为卿，而后可称卿，兰陵人未曾为卿，何以侈然而卿大夫之号？兰陵人素知礼，断不若是之无耻也。况古有荆卿，亦称庆卿，岂亦曾为卿乎？（下略）

二、略评清儒论荀子

梁启超曾称晚清治先秦诸子为风气，实则清儒研究先秦诸子的风气肇始于清初，上接晚明，而在乾嘉已为大盛。其中当然亦包括荀子其人其书的研究。乾嘉以前，如马骕（1621—1673）编《荀子著书》，^①胡具庆著《荀子

① 上下二卷。

大醇》，^① 陈梦雷、蒋廷锡著《荀子汇考》，^② 皆在风气之先，乾嘉时期更毋庸置疑。倘以乾嘉为清中叶考据学之盛世，乾隆六十年（1736—1795）、嘉庆二十五年（1796—1820）间荀子之著述，严灵峰《无求备斋荀子集成》录十六种，尚未包括笔记、序跋、书信等集部文献。本文所录二十四位清儒，除江琬一人，余皆生于嘉庆帝在位时期，而王念孙、姚鼐著作尚未入列，由此可见，清代自乾嘉以降诸儒研究荀子之成果，实未可轻忽。从宏观之角度而论，清儒《荀子》研究的成就，贡献相当广泛，包括荀子生平事迹、文献、训诂、义理，均有所发明。可以说，若非有清儒奋勇在前，厘清《荀子》版本、句读、校勘等问题，并发掘古史料中关于荀子之记载，后人实难以读通其书，更遑论知人论世之可能。故从学术史考察，清儒于荀子学的贡献，实难以磨灭。

就本文所引之材料而言，关于荀子其人之研究，包括其姓氏、生平、行迹等。如荀子何以有“荀卿”与“孙卿”之异？抑或“荀”当作“郇”？^③ “卿”字究为名、字抑或尊称？江琬以前，谢墉、胡元仪均有所论述（张云璈实仅抄录谢墉之说，见本文第11条），而以本文第48条江琬《读子卮言》讨论最为周详。全祖望兴趣在史学，故论荀子多着眼于荀子生平行迹史实的考覈，较与诸儒不同，但此两条考证，可见祖望谨慎，不轻易下断语。关于荀子适楚、归赵、绝春申君、为兰陵令、卒于楚抑卒于赵的问题，祖望并未断言。祖望于《史记》称荀子“年五十，始来游学于齐”，亦称“无可折衷”，实则《说苑》以外，应劭《风俗通·穷通》亦称：“齐威宣之时，孙卿有秀才，年十五，始来游学。”与《说苑》一致，《史记》流传既广，传钞亦多舛误，故误“十五”为“五十”。孙志祖《读书脞录》亦讨论《史记》五十游学于齐的记文，究为“五十”抑或“十五”，此下学者，讨论者颇不少。如即为一例，但民国时期荀子研究，引黄式三之讨论似不多。^④

关于《荀子》校勘与字词义训问题，包括对字形讹误的厘清、音韵训读、杨《注》的检讨等。校勘、训诂原本即为清儒之专长，故清儒于此最为在意，发明亦最多。本文第7条孙志祖《读书脞录》论《荀子·劝学》脱句、张云璈以《礼记》“治乱以相”训释《成相》篇之“相”，又谓《成相》音节为后

① 胡具庆，保定人，字余也，号俟斋，康熙庚子举人，官陕西石泉知县。

② 录存《古今图书集成·经籍典》。

③ 胡元仪说。王先谦《集解》即录胡元仪《郇卿别传》。

④ 如黄以周《傲季杂著文钞》、本文第33条黄式三《读荀子》、钱穆《先秦诸子系年》第103条、龙宇纯《荀子论集》《荀卿后案》“四”均有讨论，而或主张“五十”或主张“十五”，持论各不相同。

世弹词之祖，清代儒者如谢墉、卢文弨、王念孙引之父子，乃至俞樾《诸子平议》、王先谦《集解》均有讨论。第14至17条王绍兰《读书杂记》讨论文献训释问题（如《荀子·非相》“焉广三寸”读“焉”为“頰”），第20条阮元论“危之”、“其荣”词义，第29，30条王筠论《成相》、《非相》，均颇有参考价值。

清儒精于辨伪，而诸子书出于众手的情形似颇不少，精于此道者如崔述《考信录》即以此鸣于世。唯清儒于《荀子》则鲜少认为其有出于他人作伪的现象。此方面颇有趣。正如龙宇纯师《荀子真伪问题》一文指出：

先秦诸子，孟子而外（原注：案据今传七篇而言），莫不有真伪问题。比较言之，荀子是最少的。……清儒为荀子作校注者多家，也只怀疑到篇章的错乱及美衍，不曾有论及真伪的。所以说荀子的真伪问题，原本最少。^①

借以揭示胡适以后，始全面怀疑《荀子》各篇“系后人杂凑成的”，而杨筠如则承胡适之说，从四方面论证“荀子是混杂的东西”。龙师于文中逐一讨论荀子各篇内容，其结论则谓：

据以上所作分析，荀子一书，除修身篇“天其不遂乎”一语为可疑，而“天”字可能为“夫”字之误而外，其余学者疑为伪作者，或则仅是章节的错乱问题，或则由于论者对于荀子之一知半解，全书实并无伪作痕迹。^②

按第26条林春溥《开卷偶得》指出《宥坐》引孔子称“勾践霸心生于会稽”指出“勾践灭吴，事在孔子身后，而荀子乃与齐桓、晋文并称，以为孔子之言，误矣”，其意在于指出荀子混淆孔子与勾践年代而致误，并非谓该篇非荀子所著。关于先秦时期思想家之“著作权”（authorship）问题，近年中外学者，误会颇多，并不限于胡适或古史辨时期的学者。以现代人之观点，所谓“著作权”的问题多属于某人窃取他人的著作，涂抹其姓名而改易以自己的姓名；中国上古时代文献的现象则是：学者则多将自己的著作，涂抹自己的姓名而改易以他人的姓名。因此诸子之书，常有现代人所谓“真伪混杂”的现象。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化，言论属于公共所有（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言公》篇论之最详），但现代人不能进入上古历史文化的情境，以现代相对于古代为特殊的心态看待古人的行为，焉能不将此一现象视为“作伪”？故陈寅恪在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》中畅论“伪材料”与“真材料”之后说：

① 氏著《荀子论集》，第26—27页。

② 同前注，第25页。

中国古代史之材料，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，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。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，其误固不俟论。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，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，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，或一宗传灯之语录，而断断致辩于其横切方面，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。

所谓“断断致辩于其横切方面”，岂不正恰好说中了今人动辄断定古书某篇为伪作、某篇为真迹的行为？

关于清儒于荀子其人其书之研究，基于其本身治学路径的特长所在，作出的贡献甚为显著。至于清儒于荀子地位的正，则恰恰相反，大多无甚价值可言。这方面原因有三。清儒多沿袭过度重视传统的弊病，故对于已占据主流的学说，往往不敢提出异议，如性善论即为一端；对于既有的价值系统，亦往往不能批判，或用“圣人必如是”、“圣人必不如是”一类语汇，轻易带过。此其一。清代以前，因孟子久已被学者视为儒家正统，尤其宋明理学大盛六百年，性善说已为儒家思想主流，故主张“性恶”、批评思孟的荀子，其学说每被讥驳，甚至其生平事迹亦转而隐晦。此其二。清儒擅于经史考据，于义理每不擅长，此其三。从本文所胪列之材料考察，清儒欲重新推重荀子，有几种进路。

第一种是直接承继旧说，而对荀子加以挾伐。稍温和者则如第35条黄式三引《韩诗外传》认为“善读荀书”应适当地删节《荀子》。稍激烈者，则如刘宝楠称“上言性恶，下言今人，其为愤时之论明矣。然矫枉过正，不能免后人之訾议”，于荀子略表不满；或如第28条之刘鸿翱，以李斯、韩非反证荀子学说之无价值，或如第46条方宗诚之批判“性恶”说。最极端者，则如第6条余廷灿《书荀子后》竟主张将《性恶》一类的内容铲烧之可也。

第二种是作平面式的平议，主要是指出荀子与孟子各有优点，各有贡献；或以荀子有功有过，功过相抵；或对于孟荀之异，含糊混一之，如第5条王元文指“荀子不能平其心而诋孟子，而宋儒亦不能平其心而诋荀子”即属此类观点。第35条黄式三称“荀卿之非子思、孟子，指性善之说耳，其它有何异？”雄按：即使“其它”无没有“异”，但单就“性善”、“性恶”两命题而言，如冰炭水火，不可能相容。此“异”已足以让孟荀异同无解。黄式三这种依违于二者之间的评论是很明显的，所以他在暗示适当删节《荀子》，但同时对于批评荀子极严厉的徐积，亦评为“以徐氏之贤而犹未能节喜怒泯毁誉”。相对于刘鸿翱以李斯、韩非反证荀子性恶说之弊，第9条王友亮称“斯如笃行其师，则百家可废，《六经》必不敢废，何至使三代良法荡然无存也哉”，则刻意切断荀子与其法家弟子的关系，但又指荀子教李斯毕竟是“资盗粮、借寇兵”，“宜其招来苏子瞻之论”，依违于两可之间，亦

一种“有功有过”之论。

第三种是迂回婉约，委曲以勾稽荀子的价值。如第21至24条周中孚首评荀子“大醇小疵”，《郑堂札记》似论荀子词义，实则仍在于肯定荀子地位，故特考王通《中说》名义出于《儒效》、朱子注《论语》“一贯”说本于《劝学》，言外之音，讽喻之意相当明显。第41条吴昆田引《论语·子罕》“譬如为山，未成一簣”、《雍也》“仁者先难而后获”、《礼记·大学》“止于至善”论证《荀子·劝学》、《修身》篇的文辞辞义，均有婉转说明荀子思想与孔子思想为一致的意味。第47条江琬则认为荀子所讥“思孟之徒”主要是讥其末流后学。较直接者，则认为荀子思想系生于乱世之学说，其学说亦具有当世意义。如吴昆田所谓“‘独修身，不以得罪于比俗之人’；云‘畏法流俗，而不敢以其所独甚’，皆生当乱世、洞悉人情之语”。

第四种则直揭荀子历史贡献，如第18条钮树玉称荀子弟子传经于秦火之后为有功于斯文，复且“贱诈力而贵仁义，好学而尚礼，战国之世亦不多见”。而第19条严可均对于历代关于荀子之批评一一致辩，以议荀子当从祀，以及第13条凌廷堪集中焦点，特意发明荀子“礼”的思想，殊途同归，均可以为代表。

三、荀子的“性”义与“群”义

论荀子“性恶”学说而每每不能成功的原因，除了囿限于孟子性善学说之外，窃以为最主要原因是在于荀子之“性”义与“群”义，前者突显荀子以其特殊的名学重新定义人的性分，后者突显荀子礼教思想的内涵。

“性”义的问题，不但在于“性”字在语言上的意义，也在于“性”的哲理上的意义。这两者之间当然不能划上等号，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也不应被轻易忽略。而且，从孟子告子之辩，到荀子“性恶”之论，是一个发展性的过程。正如龙宇纯师指出：

孟子于性字仅取心性义，不取“生之谓性”的说解。究其实，孟子并没有反对“生之谓性”的说法。性字从心从生，性生二字不仅古韵同部，古声亦同母。（原注：性生二字古韵同耕部；性字属心母，生字属二等审母，二等审母上古与心母为一。）性与生的关系，由语言而言，性是生的孳生语；由文字而言，性是生的转注字，即于生字加注心旁而为性，以别其名动的不同。换言之，“生之谓性”的解释，实是天下的通义，亦不容孟子持反对的。不过孟子注意到的是，“生之谓性”其义

虽无可议，但天赋万品，不仅人与物之性不同，即物物之间亦自殊异。正如白之一名，可以名白之物至多，其为白则彼此未必相同。

从文字语言上分析，龙师可以说已将“生”“性”二字孳生的关系揭露无余蕴，而也让我们认识到，面对两个字之间具有绝对地无可转圜的意义牵连的情形时，孟子如何以揭示出一种特殊的考察角度：“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，牛之性犹人之性与？”对于“性”依据物种不同而自然殊异的实质情形，发展为给予“人之性”一种新的诠释，也将告子“生之谓性”看似无法推翻的天经地义的语义范畴，限缩到仅能描述人类与其他物种最浅层的相同。孟子不啻提醒告子，所有动物都有相同的基本需求（例如饮食），“生之谓性”四字，也许说明了这一层；但毕竟犬之性不是牛之性，牛之性也不是人之性，犬、牛、人三者是有殊别的，其中“人之性”相对于犬牛，其特殊性就更大。这是孟子“性善”论的一个基本界定。

荀子对于“性”字，也给予了一个清楚的界定：

凡性者，天之就也，不可学，不可事。礼义者，圣人之所生也，人之所学而能，所事而成者也。不可学，不可事，而在人者，谓之性；可学而能，可事而成之在人者，谓之伪。是性伪之分也。今人之性，目可以见，耳可以听；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，可以听之聪不离耳，目明而耳聪，不可学明矣。

荀子在这里一方面也承认“生之谓性”之不可改易，“天之就”是说生下来就具有的能力就是“性”，也就是“不可学，不可事”；但与此同时，荀子也限缩了“生之谓性”的语义范畴，因为人类本质上所具备的，还有可学可事的可贵部分。首先我们要注意荀子所讲的“性伪之分”中的“伪”，着眼的是“礼义”，其实也就是普遍存在于人类天生的性分之中，“圣人所生”，表示礼义是圣人所创造的（这从历史文化角度而言不能说不正确），但“人之所学而能、所事而成”表示这种质性也存在于不是圣人的一般人之中，所以“人”才能够“学而能、事而成”。试看《非相》说：

人之所以为人者，何已也？曰：以其有辨也。饥而欲食，寒而欲煖，劳而欲息，好利而恶害，是人之所生而有也，是无待而然者也，是禹、桀之所同也。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，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，以其有辨也。

荀子说“人之所以为人”，而不是说“圣人之所以为圣人”，表示“有辨”为人类无论贤愚均所普遍共有、但相对于其他物种则为特有的。正如《性恶》篇所说：

“涂之人可以为禹。”曷谓也？曰：凡禹之所以为禹者，以其为仁义

法正也。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。然而涂之人也，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，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，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。今以仁义法正为固无可知可能之理邪？然则唯禹不知仁义法正，不能仁义法正也。将使涂之人固无可知仁义法正之质，而固无可能仁义法正之具邪？然则涂之人也，且内不可以知父子之义，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。今不然。涂之人者，皆内可以知父子之义，外可以知君臣之正，然则其可以知之质，可以能之具，其在涂之人明矣。今使涂之人者，以其可以知之质，可以能之具，本夫仁义法正之可知可能之理，可能之具，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。

“涂之人可以为禹”讲的正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质性，并非如很多学者所误释为一种后天的、外在的、受教育始有的经验知识。^①试以孟子性善说及四端之心的定义对照之，此种能力岂不就是不折不扣的恻隐、羞恶、辞让和是非之心？所谓“有辨”就是能辨别礼义以及关乎礼义的一切伦理的规范。更有趣的是孟子用“犬”“牛”之喻以界别“人”“性”之特殊，荀子则用“狴狴”来作对照人与其他物种相异的事实：

今夫狴狴形笑，亦二足而无毛也，然而君子啜其羹，食其馐。故人之所以为人者，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，以其有辨也。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，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。

孟子透过犬牛与人之不同来界别人类善性之特殊，荀子则透过狴狴与人之不同来突显人类有辨之尊贵，在这一层上，孟荀的论辩策略，其实毫无差异。反过来检视“生之谓性”此一命题，从语言的角度来看它固然是一个“天经地义”的定义，但此四字的诠释范畴其实具有两个不同方向，孟子和

① 例如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》上册称“荀子谓人之性恶，乃谓人性中本无善端。非但无善端，且有恶端。但人性中虽无善端，人却有相当之聪明才力。人有此才力，若告之以‘父子之义’、‘君臣之正’，则亦可学而能之，积学既久，成为习惯，圣即可积而致也。”（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，第358页。）其后在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上卷，仍沿此理路，说：“‘本始才朴’是说原始的材料，这是属于天的。‘文理隆盛’是在原始材料上的加工，这是属于人的。荀况认为，这其间的界限必须严格划分。……禽兽是自然的产物，人之所以为人，待教化而后成。这就是说，人是社会的产物。”（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729页。）又如牟宗三说：“案‘仁者人也’一路，此为孔孟所彰著，荀子于此不甚能识。此其所以于本源处差也。故成为外在的。又彼于客观精神处甚注意，但其表现客观精神之礼义之统，以于本源不透，故成为外在的、平面的。此亦不够。”（氏著：《名家与荀子》，第210页。）又说：“自孔孟言，礼义法度皆由天出，即皆自性分中出，而气质人欲非所谓天也。自荀子言，礼义法度皆由人为，返而治诸天，气质人欲皆天也。彼所见于天者惟是此，故礼义法度无处安顿，只好归之于人为。此其所以不见本源也。”

荀子各取其一：

1. 孟子：刺取人性“善”的部分以释“性”，而刻意不去着眼于人类与动物相同的“性”（例如饮食）；

2. 荀子：刺取人性“不善”的部分以释“性”，而刻意另行标举人类与动物不相同的“性”（伪、有辨）。

孟子和荀子真正的差异在于，前者借此推论人性之就善如水之就下以反对“生之谓性”这个命题；而后者则从“性”中切割出“有辨”的普遍性来限缩了“生之谓性”这个命题。在荀子而言，“生之谓性”固不可否认，但“生之谓性”不值得去重视是因为这部分的“性”是乏善可陈的。真正的“善”在于“有辨”，而“有辨”必归结于“礼”，“礼”又必归结于“圣王”：

故人道莫不有辨，辨莫大于分，分莫大于礼，礼莫大于圣王。

荀子深知孟子“性善”之说，当然不可能不知道孟子和告子的辩论。有趣的是，孟子和荀子一言性善、一言性恶，但他们都透过对“性”的重新定义，从根本上批判了告子“生之谓性”的命题。他们绝对都算得上是告子的论敌。

荀子之所以如此将“生之谓性”这个命题限缩到“性”只指涉“恶”的部分，是因为他更看重“人为”之“伪”。但我要重申：荀子之重视“伪”，并非如牟宗三所说“不见本源”。荀子所见的本源，与孟子其实全无二致。“涂之人可以为禹”，正是因为“涂之人”与“禹”同具有“有辨”的质性。这种质性是“天”给予的。^①“有辨”之质性虽然都是天生的，但不可能人人禀性俱一，当中总有智愚之别，这才讲明了圣人与众人的差别。换言之，礼义之初蕴于人类，实在于“涂之人”与圣人均具备之“有辨”，此即人与狴狴等动物不同之处；而礼义之始简终大，则不得不推究于人类当中智力较高的一些人去完成。这就是荀子所称的“圣王”。当然，圣王之所以为圣王，并不单止是因为他们能超拔于众人之上，更加因为他们能融入众人之中。这就是荀子的“群”义。《荀子·富国》说：

人之生不能无羣，羣而无分则争，争则乱，乱则穷矣。故无分者，人之大害也；有分者，天下之本利也；而人君者，所以管分之枢要也。

① 学者每谓荀子之“天”并无道德意志，甚至谓荀子之天“即科学中‘是其所是’之天也”。（牟宗三《名家与荀子》，第214页。）实则荀子之“天”的“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”的自然规律本身即是一种德性的展现结果。此义自戴震、凌廷堪、陈澧均已注意到。戴震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引“涂之人可以为禹”一节谓“此与性善之说，不惟不相悖，而且若相发明”。陈澧则称“涂之人可以为禹，即孟子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，但改尧舜为禹耳。”（《东塾读书记》卷三）。

《君子》：

圣王在上，分义行乎下。……故尚贤使能，则主尊下安；贵贱有等，则令行而不流；亲疏有分，则施行而不悖；长幼有序，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。故仁者，仁此者也；义者，分此者也；节者，死生此者也；忠者，悖慎此者也；兼此而能之，备矣；备而不矜，一自善也，谓之圣。不矜矣，夫故天下不与争能，而致善用其功。有而不有也，夫故为天下贵矣。

《君道》：

道者，何也？曰：君（之所以）道也。君者，何也？曰：能羣也。能羣也者，何也？曰：善生养人者也，善班治人者也，善显设人者也，善藩饰人者也。

“君”字与“群”字的关系，正如“生”字与“性”字的关系一样，都是同一语源的两个字。而君之能群，一方面说明圣人与众人天生之质性（非荀子谓“性恶”之“性”）相同，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种质性的扩充，有待于历史文化文明的积累。此一“群”义，其内蕴包含了一种人文文化层叠累积的复杂过程，也突显了一切文化力量始简终大的伟大。此义经清初至清中叶儒者亟言礼制，其义已大显。而清儒百数十年言“礼”的传统积累下来，使清儒对于荀子重视“群”的意旨，特能体会，因此对于荀子“礼”的思想，也心所契合。本文第13条凌廷堪《荀卿颂并序》即认为“性”、“道”与“礼”不可划分：

夫舍礼而言道，则空无所附；舍礼而复性，则茫无所从。盖礼者，身心之矩则，即性道之所寄焉矣。……荀氏言仁，必推本于礼。

由上可见，论荀子的“性”义，不能不着眼于他对“生之谓性”命题的限缩，亦不能不联系到“群”义的复杂性与历时性。“伪”之与“礼义”一样，都透过人类集体演进的文化文明之进步来逐渐建立的，是人类智慧有意识的创造，也是一种人性（涂之人可以为禹之“性”）经历文化洗礼后进入高层次的发展。这是后人论荀学所不能不注意的。

四、结 论

本文逡录清儒文集笔记所录讨论荀子的言论的若干片段，既用以回应简君在我指导其学位论文期间的若干疑问，也借以勾勒清儒于荀子的发明，其长处一则在于全面提示荀子其人其书其学说的各种问题，为后世荀子学铺

了道路，二则在于文献校勘训诂名物的考覈，三则在于以荀子“群”义与儒门礼教互相发明，其短处则在于未能透析孟荀的哲理异趣。末段则略加说明荀子对“性”、“群”二字的定义，及其对告子“生之谓性”命题的回应与限缩，其与孟子之说相同处在于承认人类天生质性中均具有相同的“善”的因子，相异处则是荀子另以“伪”字强调其后天发展用力的重要性，并将之推广说明礼义、群义为人类社会集体努力于人为的结果。